

續金華叢書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續彙十四

續金華叢書

序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錢氏科名錄序

潛觀宋中興登科記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也嗟夫彼爲舉子業者營營汲汲積其晝夜之勤至於獲自進於有司而升於天子之廷固千萬人所共嘆羨其光榮而以爲不可企及者也今去之遠者不二百年數其氏名而泯沒無聞者已什七八幸而以材能致通顯有績用可考見傳子若孫鮮不失其業者若夫大賢君子所以垂世而不朽又非必恃科目以爲存也是不亦可深長思乎通川錢氏四世九十年間第進士者二人特奏名一人貢禮部者十有四人待補太學生者十有二人迨國朝著取士令有名以道字子原者首應詔名賢書何昔之泯滅無聞者眾而錢氏之世彌久益振也意其積累以致此必有出乎科目之外者矣豈非古所謂君子之澤哉子原之伯祖籍田令與潛之曾大父戶部府君俱淳祐庚戌進士故子原以錢氏

科名錄示潛使爲之序而潛願謂科目有不足獨特者其有望也夫其亦以自警也夫

徐氏詠史詩後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古昔盛時之爲詩薦於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陳於朝廷則有以知其政之廢興施於邦國鄉人則出於上而被於下者又有以爲教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號令雖不行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雅之變往往陳古以刺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始不足以使人創艾而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褒善貶惡以示勸戒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人創艾興起者賴春秋而猶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概於心莫不爲之發憤壹鬱嗟歎而詠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爲言若王仲宣曹子建之於三良張景陽之於二疏謝宣遠之於張子房盧子陽之於霍將軍是已惟左大冲所賦頗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極討上

下古今備究其得失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興懷陳迹章聯句續
至於累百而止顧其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預乎
蘭谿徐公夙有閩家庭所傳先儒道德性命之說而尤精於史學凡
司馬氏資治通鑑所紀君臣事實可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爲一
詩總若干首大義炳然一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於名教者也春秋
作於詩之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者乃復見於春秋絕筆千
數百年之後豈非先民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與春秋固可迭相
爲用乎公歿已久仲子津始出其詩求許先生謙張君樞爲序以傳
不鄙謂潛盍爲後序潛竊觀先師朱子感興之作挈提前史之要領
爲言至約而有關於名教甚大朱子嘗謂學不可徒博亦不可徑約
今之學者不由公之博何以入朱子之約乎是用志諸末簡以諗于
同志其亦以爲然否公諱鈞字秉國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見于前
序者此不具

六藝類要後序

先王之教內施於國子外被於萬民其教之者有三德三行六德六行之別而均教以六藝爲法至詳且密爲事至煩且勞而人生其時無弗學焉後世經殘教弛專門之士有不能知其名物而通其意者矣况夫貴游子弟與凡民哉幸其遺法散見于經傳而雜出于他書後生小子雖以殊時異制不得身習其事猶可誦其言而粗窺其彷彿先儒朱子懼寢遠且益墜爰纂輯而彙次之以詔于方來其凡目存於小學之書而其宏綱大義微文小節悉著於儀禮經傳通解朱子自序禮之通行者及鄉射大射已略見諸篇樂經亡逸遺聲久絕而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取周禮鄭註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氏通典爲鐘律篇取唐開元十二詩譜爲詩樂篇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書數篇廢不可考者惟御法而已然其書作於朱子之晚年喪祭二禮旣以屬之門人嘗欲請于朝以鐘律別爲一書而奏不果上大射而下俱未脫藁書數則闕而弗具朱子之有志而未遂者能無望後之君子起而成之乎此六藝類要之書所爲

作也潛竊觀其所述五禮之義六樂之歌舞五射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壹本諸經而參稽乎傳註史氏百家之說推尊其端緒以廣先儒之未備折衷其牴牾以啟先儒之未發有功於新學固多矣豈徒足爲好古博雅之一助哉顧今之爲士者類皆慕遠大而忽細微穿穴性命窮高極深而不察夫制度文爲無非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明先王之所以教而成朱子所欲爲之志不在是書乎書凡六卷臨江周氏剛善父述有翰林揭公曼碩與潛之同年王君師魯所爲序潛獨邇其源流之自以爲是書實繼先儒而作庶幾同志之士共謹其傳焉

陸氏藏書目錄序

吳郡陸君居闔閩中四壁之外輒與賈區直君殊不以爲溷一榻蕭然環以古今書凡若干卷自經史傳記下至權謀數術汜勝虞初旁行敷落百家眾技之文櫛比而鱗次入其室如登羣玉之府而探蓬萊道家之名山焉忘其爲居之隘也君旣第其篇帙部分類別爲之

目錄以便覽者且屬予使序之夫稻粱稷黍魚肉果蔬人所資以爲養生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得之足以飽而不足以極天下之味言珍異之味至豹胎猩脣封熊之蹠可以爲美矣而非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彼水草小蟲蝸范蜚蝻野果之實人所易致而未必皆知好其味也世蓋有嗜書若嗜飲食者顧所嗜之不同而有不可得兼耳君其兼而取之者耶倚相之所讀今也夫人而讀之韓宣子之所見今也夫人而見之延陵季子之所觀今也夫人而觀之世之不可缺者君固不敢專而有也蘭臺之所不掌金匱之所不藏世莫之致與夫可致而莫之好焉者君亦未始以爲我之得私也然則君之志曷嘗不欲與世同其嗜乎此目錄之所由作也抑予聞之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好奇之士苟游於君而獲其所嗜焉染指而出足矣尙無以秦人之炙易吾之炙也哉

鄭氏義門詩序

浦陽鄭氏聚族而居者八世有司爲請于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

且復其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今集賢直學士揭公實爲之記一時聞人往往賦詩以美之謂予與鄭氏居同郡知鄭氏者宜莫子若因屬予以序予家距鄭氏不兩舍而近納交鄭氏父兄子弟間歲行已再周其知之固深矣集賢公之所稱述豈有愧辭乎抑予聞之古有合族之道非士庶人所得行而親親之仁無貴賤一也合族莫重於立宗立宗之法或五世而遷或百世而不遷五世而遷聖人不以爲失於薄百世而不遷聖人不以爲過於厚遷以辨其異不遷以統其同二者蓋並行而不相悖也若夫數百千指聚居而食雖古公侯之家皆所無有而後世士庶人家乃或有之可不謂難矣哉是宜史不絕書而上之人所以褒嘉之者遂著於令逮至我朝史臣序禮典爲目三十有二而旌表居其一然則凡可以勸親親者又聖人之所不廢也茲非所謂禮以義起者耶鄭氏於古人合族之道夫亦有取其義云爾褒嘉所及有司旣奉著令從事而未克上其狀於太史氏子輒弗辭而次第其詩本諸作者之意系於末簡庸俟夫陳詩以

觀民風者焉

送吳良貴詩序

異時浦陽方先生館同里吳氏恬吳先生善父粵謝先生臯父咸在焉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誼爲人所尊師後進之士爭親炙之而良貴有聞於私淑爲多方是時學者未有場屋之累得以古道相切磋論文析理窮極根柢間出其緒餘更唱迭和於風月寂寥之鄉亦足以陶寫其性靈三先生杖屨所臨一言一笑無非教也元貞丙申予幸獲執弟子禮見方先生僊華山之下退又辱與良貴游俛仰之間垂四十年先生已不可作一時之人物星離雲散或隨牒遠方與時浮沈或以名字著聞入通朝籍或浩然獨往於重山密林不復與世接而予亦老於州縣聲迹邈焉不相及久矣今年秋迺聞良貴將主教於稽山朋舊皆爲詩以送之嗟夫良貴宦家也祖父俱仕而未大顯不能毋望良貴以其所就之實少自見於世良貴顧獨逡巡遠引恬處下列瞠若諸公之後年踰五十猶爲所謂山長者焉名不上於

三銓秩不滿於百石豈其祖父之所望哉雖然良貴之得於三先生者非干祿之學也惟不必於仕故崇臺邃館不以爲慕惟不必於不仕故寒齋冷廡不以爲厭其出處之際慮之審矣吾黨無所復進其愛助之言姑爲之詩以志其離合不亦可乎自方先生之子壽甫而下詩凡若干篇道其故舊以爲之序庶幾作者之意也

送應教諭詩序

古之爲師友者非徒有所嚴憚切磋其相與之際至親且樂也蓋夫人之少也旣游於黨庠術序而其以賢能興於鄉也必還使長而治之逮夫老而不仕則又朝夕坐於閭塾而爲之師以教其子弟歲時射飲讀法之事莫不相與從容揖讓升降酬酢奔走出入乎其間士生斯時自少而至壯且老固未有久去乎學者雖以公侯之貴任君師之重爲士者不敢以其尊而弗親之也故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由是言之則其師友之親且樂何如哉是以及其衰也詩人猶歌之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蓋師廢民散

而流風遺俗有未泯也古者學校之盛非後世所及者豈獨其道之隆法之密乎蓋亦相接以粲然之文相愛以驩然之恩薰陶鼓舞優游而厭飫之有以興起其良心而成就其德性焉爾今之士旣不必羣居於學主教事者又皆以資格序遷而不能久於其職不幸有如荀卿所謂子游氏之賤儒且將盼盼焉疾視其長上尙安望其親且樂耶黃巖應君署吾邑教官以秩滿當受代邑之人士咸惜其去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合之思大篇短章疊疊而不已非其親且樂至於久而不厭何以得此歟予故諸生也忝被官使不得從先生長者之後日與應君相周旋以寓其親且樂之情竊喜應君之得於其人者爲不易又以見夫土風士俗視他邑爲猶近於古也乃爲本諸詩人之旨以序作者之意且志予愧云

送鄭生序

今之官于學校者自職教一縣等而至於冑監之長貳咸有師道焉冑監位尊而秩厚非鴻德駿望莫能居之若夫縣教官率選署於闔

外累其月至九十始得上名銓曹補郡文學而與醫卜執技者齒滿六歲乃得預流內銓其閱歷之勤且久如此老生宿學既無所事乎其間有志之士苟資以自進固不得俟乎強而仕矣蓋古之爲師必取之仕焉而已者而今也一以諉之未及強仕之人不亦任之輕而責之重乎餘姚鄭生妙年好修再試于有司輒不合方退而職教于剡是特資以爲進而非的然以師道自處也雖然吾懼夫人之以師求子也抑予聞之古者學官不必自爲師國學之政總於大司樂而論說於東序者有大司成焉司樂弗專也鄉學之政總於大司徒而朝夕坐於閭塾者有父師焉有少師焉司徒弗親也說者曰父師少師皆仕焉而已者又曰父師司城司城豈亦仕焉而已者耶是故官有職而師無職官以法師以道也吾子誠不以今之法廢古之道剡之鄉先生仕焉而已者宜爲子起矣他日剡父老舉以相告曰吾剡之得師自鄭君始顧不臧歟生之行有日凡朋從咸以詩送之而屬予以序故予爲道其職分之宜爲者以告焉

送汪生序

始予既知學頗思自拔於流俗而患夫窮鄉下邑塊焉獨處無從考質以祛所感聞錢唐古會府號稱衣冠之聚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則籛糧笥書踰濤江而西幸而有所接識然以違親越鄉不能久與居與游間獲聆緒言之一二終未至盡大觀而無憾也每誦昌黎韓氏所志歐陽詹何蕃事未嘗不有概於予心嗟乎詹以求道而去其親蕃以其親故不得安居以卒其業此兩人者雖若各行其志夫亦有所不得已焉爾爲士而生於師廢民散之後何其不幸歟四明汪生少從其父宦游西州而及諸公之門揚秋濤於學海攬夕秀於詞林有日矣今方奉晨昏于信之玉山信固名郡異時東南文獻多在焉其學者又往往先經術而後文藝屬茲昌辰崇雅而黜浮三歲大比衰然前列必信之士也生入則有色養之歡出則有師資之益斂其華而就其實在此行矣是蓋詹與蕃所欲而不可得者矧如予之孤陋能無所歆羨乎惟生知自慶幸而期無愧於詹與蕃則予所望也輒抒鄙懷

以爲臨別贈言之首云

送王雲卿教授詩序

昔朱文公與張宣公呂成公生同時且同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而傳
洛學者獨推朱氏爲大宗文憲王公則朱學之世嫡也呂氏王氏皆
以故宰相家爲吾邦之望王氏之族尤大以衍其不奪於富貴卓然
有所樹立以表見于世者固不乏人而文憲訖能自任以斯道之重
不亦豪傑之士哉潛生也後不得及其門而事之間嘗獲升玉齋之
堂而接其聲光辭氣未始不爽然自失山川搖落而百年之喬木鬱
平蒼蒼過而息焉猶爲之低徊而不忍去魯多君子流澤未艾也玉
齋之子是爲雲卿與其羣從俱以材見用於時而雲卿得睦之文學
掾睦學蓋呂公過化之地乃今朝廷右文興洽朱氏之書方盛行雲
卿又以文憲諸孫補呂公故處睦之人士得不有求異聞於雲卿者
乎抑呂公之居睦學張公實領郡寄呂公自謂莫逆而無間也皇上
盛德明詔有司慎擇守令以嘉惠黎庶安知今之二十石非張公其

人歟以家庭淑艾之私爲賢師帥承流宣化之助雲卿所宜盡心也雲卿行凡朋游咸以詩送之潛不佞輒本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而道其不可不以古人自任者爲之序若夫土風之美雲山江水觀游之樂厥有篇什茲不復云

送富州陳教授詩序

浦陽陳彥正教授富州里友方壽甫合同志之士爲歌詩以餞之徵予言序其首蓋君子之仕也將以行其志焉爾法守之所拘吏議之所迫位彌下而事彌多靜牽動違鯁鯁然左右顧望能求其志之必行者幾何人哉獨官于學校者責任雖重而得以優游事外無所拘迫若可以行其志矣夫何今之所謂稱其職者率以崇土木謹簿書爲上務其次則妄自菲薄指所居之地爲閑曹冷局計其歲月而去之日吾姑藉以求一資半級而已是宜有志之士所不屑爲也彥正可謂有志之士非乎彥正之先大夫當宋季年隱于五泄山之旁徜徉自適於穹巖邃壑間初未有仕進意會天兵南伐遣偏師徇浙東

遂以布衣杖策軍門得官而老佐一州竟不克大展其志彥正敬承家學且與故內翰柳道傳居同里數從之游善爲古詩文試藝鄉闈一不中輒束書而歸若將終身焉有司強以儒學官起彥正於家彥正乃欣然爲之出用累考序遷富州彥正不遠千里沿湖沂江而去豈非以是庶幾可行其志耶方今承平日久主上持守盈戒日與宰執侍從近臣講行稽古禮文之事聲教所暨罔間朔南而汜豫章之地靈人傑夙見稱於前賢富爲支郡俊秀林立彥正因其材而封殖之使上焉者可以爲國家之用下焉者不失爲鄉之善人顧不偉歟彥正其母以閑曹冷局爲不堪而自隳其志可也若夫完舊益新量入爲出特餘事爾庸因序詩而併道其所願於彥正者如此云

送慈溪沈教諭詩序

鄞沈君久遊金華部使者薦其材于宜閩署慈溪縣學教諭其行也金華之鄉先生士友咸爲賦詩而屬予序之昔者河南二程子歿門人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人自爲學至考亭朱子出而集其大成

程子之道賴以復明然學術之散未有甚於此時者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姑寘勿論臨川陸氏與朱子並以性理爲學而其爲說莫適相通雖鷺湖之會終不能擊而合之也言陸氏之學者以慈溪楊文元公鄞袁正獻公父子爲巨擘士生其鄉知有陸氏而已宗正少卿黃公亦慈溪人始以朱子之學倡於其間而務以躬行爲本其大意謂陸氏以簡易自高而以支離病朱子是徒見其窮探極討爲說之詳似乎支離而不知真修實踐所守之約固未嘗不簡易也使宗卿與文元生同時寧不足發鷺湖所未決之餘論乎國朝承平日久治教休明建學立師設科取士悉主於朱子之說至是而鄞慈溪之士於朱子之書莫不家傳人誦之沈君在金華嘗登許先生益之之門而卒業於吳君正傳其所受實朱子之學今去而蒞教事又適在文元宗卿之鄉邑夫學術之分合重事也爲師儒者所宜盡心焉故予於其行舉以告之乃若山水游觀之樂交朋離別之思已具于篇什作者之意不待序而可見也

送徐彥禮赴冀州尹序

上卽帝位之十有五年並相勳賢更新庶政念民者國之本長吏實
民命所繫而承宣撫字或未克悉舉其職由其選輕也乃妙柬廷臣
之清方詳敏練達於民事者畀以郡寄仍召對于便殿親臨論遣之
羣臣苟預在行莫不俯伏就列頓首受命懼無以稱塞上意則相率
詣政事堂聽所以教宰執大臣旣爲敷繹聖訓且告以利害有須興
除宜亟以聞而見於施行不至徒爲虛文臺司尋導旨於部使者俾
獎勵之以俟其成效言事之官又建白勿諉以煩碎之務使得專心
於職分之所當爲責任之重前所無有也以天下之廣郡邑之眾未
盡得人以充其選故所臨遣口十有口人皆首及於要地而兵部郎
中徐君彥禮得河北之冀州古者郎官出宰百里冀領五縣最爲名
郡而尹爲尊官視百里之宰不愈重哉彥禮奮自儒科待詔詞林編
摩史館博涉於古今而究觀其治亂盛衰之故矧嘗簡在眷知擢居
六察於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靡不周知授之以政固無施而不

可黃霸漢丞相也史家以其材長於治民特寘之循吏之列而爲立傳彥禮其勿爲汲黯之於淮陽而爲黃霸之於潁川他日秉史筆者誠能以彥禮之氏名列于循吏則黃霸詎得而專美乎彥禮行有日僚友及士之工於文者咸賦詩以送之夫詩之有雅以言王政之所由廢興政有小大之殊故雅有小大之別仲山甫徂齊而尹吉甫送以烝民之詩序詩者不曰送仲山甫而曰美宣王且以其詩入于大雅蓋宣王之任賢使能致周室中興乃王者之大政尹吉甫之詩非獨以慰仲山甫之永懷而已今天子臨御日久無幽不燭鑒內重外輕之弊而爲官擇人甚盛舉也播爲詠歌鋪張聖德以配烝民有不容已者矣豈直私於彥禮而慰其永懷之心耶庸本昔人序詩之義而題諸篇端如此

送王仲楚序

王生仲楚以名父之子被服儒術受知當路而從事於省闈用例出爲閩闈列曹掾將行朋舊咸贈以詩屬予序之閩在周爲七聚漢嘗

徙其民於江淮吳亦以處遷謫之人隋蕭銑唐王潮又皆割據其地
宋平諸國陳洪進最後服自昔號稱難治我國家定鼎于燕閩之去
朝廷益以遠故常選用文武材智之臣授以八郡兵民之枋俾建牙
分闔以涖焉所以輯眾庶弭奸強也比歲大盜竊發荐爲東南之憂
山區海聚愚民無知其觸法抵禁固勢使之然向令任承流宣化之
寄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而逆折其萌芽豈遽至是哉賴天子聖
明將士用命鼠輩就戮氛祲肅清誕降德音與之更始然欲爲久安
長治之策則潛驅默化俾之日遷善遠罪而同躋於仁壽之域宜有
其術矣賢主帥方開誠布公集思廣益非識時務之俊傑孰能陳其
一得之慮乎掾曹秩雖卑列郡以政交於大府悉由之闕白得以文
墨議論持而不可而贊其可爲責至重而不輕也書所謂儆戒必於
無虞之時易所謂思患豫防亦在旣濟之後仲楚服膺過庭之訓講
此孰矣夫儒術者豈徒可爲文法吏事之緣飾而已哉諸公旣寫其
離索之懷道其愛助之意庸述予所望於仲楚者於篇端如此云

送趙堯臣序

仍紀至元之二年予方備員國學上舍生真定趙凱堯臣私試合格循舊比待年以就公試明年以其名列上于集賢轉達中書既終場而未及釋褐臺府用御史建言計奏被旨命監學官雜舉公試終場之士材任諸道憲吏者凡所舉三十有三人而堯臣得淮西堯臣之父時宦游于浙右以便道來覲省俄有母憂今年冬服除浙右部使者起堯臣於家俾赴淮西幕會予承乏儒司寓舍與堯臣相距數百步而近堯臣行有日過予言所以別且曰儒家者流之說固嘗從先生長者聞其一二矣文法吏事未之習也矧茲風憲之司大體所係甚重幸有以教之予東南鄙人風憲之體非所敢知所能知者事上必忠待下必恕而已忠非悻直之謂也發於心而無自欺則上之信任並專矣恕非寬縱之謂也求於心而得其同則下之情僞可盡矣信任專則志易行情僞盡則政易治是道也自朝廷至于有司百執事之人無不宜然居風憲者其何獨不然忠恕之義予與堯臣所夙

講也昔之所學今之所行安有二道哉輒因堯臣之請重以是告之
遂書于諸公贈言之篇端以爲序堯臣母苟謂此老生之常談而忽
之也

送索御史詩序

至順紀元之冬今監察御史索公以史館掌故久次進職編摩而潛
忝繇常調供奉詞林遙屬史氏與公爲同僚命同日下明年夏又同
扈蹕上京公自處清約介焉特立若不可犯中實樂易色溫而氣夷
然亦未嘗見其苟於言笑深切敬畏之無何而公用辟舉入臺後十
有口年遂持部使者節分按浙河之東潛方勸游不俟引年預請納
祿而歸實受廛於屬郡辱公臨况者再握手道舊故殊款洽今年春
公以御史召赴闕士之見知於公者相率賦詩以道其繼綬之意俾
潛序于篇端蓋古者臺諫異官御史主分察六司百僚巡按郡縣而
糾其過失凡刑獄功賞選補出納朝儀祭祀燕會之事咸蒞焉若夫
侍從贊相規諫諷諭則諫官之職也我朝不設諫官而臺諫之任悉

歸于御史今之視昔其責不已重乎以陽公城之行誼范公仲淹之
材且賢而爲諫官韓退之歐陽永叔猶疑其失職或著論以譏之或
貽書以誚之逮其上疏伏閣力爭國家大事皆人所難言乃卒以諫
顯然後知其始所以不言者不欲徒爲細碎姑以塞責也於是退之
永叔又從而推述稱揚之豈非要其終而服其識大體乎方今治化
休明羣臣遵法澤及黎庶海宇乂安固非有關政之可議主上不自
神聖每懷兢業虚心采納片善弗遺念公久於馳驅而熟於當世之
務擢實左右寄以耳目竊計公之從容獻替苟涉於國家大事必能
極陳人之所難言至於本正而未治綱舉而目張振風紀飭憲度以
舉其職業直易易耳使退之永叔復生何以致其愛助乎他日聞朝
廷有骨鯁之臣天子有從諫如流之美潛雖衰退無從載筆立公下
風而頌歌明良相逢之盛猶可與田夫野老蹈詠太平於畎畝之中
也庸因序詩而并及其屬望之私焉

送楊知州序

諸暨古望縣也國朝以其戶口殷大易縣爲州仕焉者往往憚其俗險而不易治務出聲威以臨之恩意日益衰薄愚民無知苦吏急而不自安始有懷疑飾詐投隙而起者本其所以致此由御之乖其方非人性然也異時之賢守有爲之樹碑者有爲之立祠者好德之心曷嘗一日亡况是州之人或出而以材顯或處而以尙義稱其學者又能讀書爲文辭取進士俗豈盡不美治之豈誠不易哉特患夫爲政者莫知以平易近民耳楊侯其知以平易近民者歟侯仕于京師最久補外得汝州政成又徙諸暨其治汝如在京師治諸暨如在汝不以地之遠近俗之厚薄變其志居之三歲未始鄙夷其民一切除去苛燒而與之相安於無事不致疑於形迹之間而人自不欺向所謂愚而無知者亦靡然從其化蓋平易近民之效也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詎不信夫侯以秩滿將還京師僚吏士民咸惜其不可留凡工文者共爲詩送之而屬予以序予嘗忝佐是州侯至而予已去不得與侯從容周旋以挹其餘風姑以所知序之如此他可稱述而

予不及知者此不具

送入元凱序

班固爲漢儒林傳紀經術之士登載甚悉序稱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西京人材眾盛蓋可想見至所傳循吏不過六人文翁通春秋而以郡縣吏見察舉朱邑起嗇夫黃霸入錢穀得官皆其後乃舉賢良始以明經進而終列於循吏者龔遂召信臣而已何文學之士眾盛如彼而其爲循吏止若是耶粵自先朝著貢舉令廣延茂士充于列位其以材猷陪廟論以節槩持風紀以雄文碩學藻飾皇度而模範國人者漢之公卿大夫不得專美也偏州下邑居官可紀無愧古循吏者吾元凱浦江之政殆庶幾焉元凱由胄監生擢進士第二人爲郎秘省再轉而長是邑清白之德形于造次不自表以爲名其治務簡易遇人有恩而人莫敢褻用法不至峻急刻深而姦豪讐伏或自愧悔歸于善良暇日則修庠序之事化其民以文雅是可謂有古循吏風否歟夫以西京人材之眾盛由明經進而列于循吏

者僅兩人此兩人者皆二千石得專制郡事千數百年之下文法滋密民俗寢媮而元凱能以一邑行其志又難矣元凱爲浦江滿三歲而去浦江之隱君子曰方檇壽甫者子友也善爲詩而不苟出獨於元凱之行率士人賦詩以送之且以書俾予序其首予觀元凱固不止百里材矧今明良相逢一旦疇其民庸而圖任之則元凱之所施當有大於茲邑者雖然黃霸三公也班固以其材長於治民特寘之循吏之列輒因序詩併著元凱之爲人以俟他日傳循吏者采擇焉

送李子貞序

始予忝繇進士起而署督運吏數檣舟鄞江上李君子貞時爲儒學官方從容揖諸生升降酬酢於俎豆間顧予冒不測之險躬執賤事日夜與持籌小吏較其錙銖暇日過予輒爲之太息不已後予以秩滿受代去而子貞隨牒遠方爲巡官枯蒼山中進則降氣卑色以偵伺其上官退則與邏卒同其甘苦於重山密林煙火寂寥之境予聞之又未嘗不爲子貞太息也今年秋相見京師則子貞已改調婺郡

文學予亦承乏教國子于上庠旣與之握手道舊故以相慰藉子貞行有日謂予盍以一言志其別夫任人之道必其才與事稱是以習而安焉然人之十品有萬不齊非有司所能周知也爲士而不得守其職業豈獨子與子貞然哉今天子明聖慎簡輔弼侍從之臣以秉鈞持衡俾吾徒獲返其初服甚幸若夫指道德性命之言爲吏議所不急而惟以簿書出納爲問此則儒者自失其職業而非有司之過也子貞閱歷之久識量絕人必能舉其職業而不以是瑣瑣者自累矣予故婺之諸生也他日歸而從先生長者游於鄉校觀人才之秀出而樂夫教之成其爲慰幸又奚止向之所云而已耶是用弗讓而志其歲月以俟

送饒安道序

天子之學以教國之貴游子弟而田里之秀民亦得用舉者受業其間餐錢固不以煩縣官而滿百人輒止後至而久次者必員有闕乃得補其處此今之定制也予以非才忝預教事饒君安道自臨川攜

其子而來既俾奉贄堂上以弟子禮見顧以限於常員未及執經就
列於諸生齒安道告予將與俱歸家食以需次願得一言爲別嗟天
古之秀士升于司徒升于學者皆近在王畿六鄉六遂之中今也乃
使之挈挈然亟往亟返五千里不啻何以能無銷沮其志氣乎大學
之法當其可之謂時是故人生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十五而舞象
學射御二十而學禮舞大夏今也乃使之曠日以俟遠者或十年近
者猶四三年何以開發其聰明而能蚤有知乎國家施教導民之初
意宜不若是予所爲太息而未如之何也予聞安道通古醫經而精
其術其在京師未始少出以自售徒爲其子來耳計其復來予必已
代去而不得與其子卒成師弟子之禮安可無以識其別乎魯人之
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鄭人之詩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蓋未有
拒人於五千里外而持以十年之久者雖然此諸侯之學也况天子
之學乎幸而有能陳詩以諷于上用古之道變今之法則安道父子
之來予猶及旦夕待也庸識其所望者於羣公贈言之篇端以俟焉

送吳生歸黃巖詩序

予觀今之有遠行者無不俯伏伺候以求贈言於先生長者之門得之必動色以喜不得必悵然自失歛望而去古亦有是哉老子云富貴者贈人以財仁人者贈人以言則夫贈言者古有之矣其爲言也豈苟焉而已乎施之於身則可以成其材而就其實措之於事則可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述之於書則可以惠幸乎來者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故惟仁者爲能贈人以言若夫借齒牙之餘論爲之道地使一介疏賤有所引重以取名譽於當時而用瑣材薄技躋攀分寸者亦得侈爲榮遇以夸示乎庸人孺子此皆古所無有而今有之非古之人不能爲是言也有德必有言顧其所言者在彼而不在此耳今也求而得之則喜求而不得則缺望而去果何爲者耶惟吳生則不然其爲人好修且有文言若不能出諸口與人交乃煦煦有恩意而未嘗欲人之譽已也其來京師受知於侍從近臣而以名聞于天子遂獲齒於國之貴游子弟及較其藝又數出眾人之右解褐將有

日矣未嘗欲以爲閭里之榮也今方去而省其親於東南五千里鉅海之上懼夫離羣索居無所恃以爲善也故欲聞一言于先生長者以自壯其求之也亦異乎人之求之者矣庸以其意題辭篇端庶幾有樂告以仁人之言者焉至於感時物之變遷念川塗之脩阻苟可託以慰其永懷者亦君子之所不廢也

送徐生歸吳中序

始予留錢唐辱與予游者厯十數人欲相率推予爲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而徐生本中以予與其父有雅故猶執契家子之禮不廢其後十數人者往往取鄉薦或連中甲科或遂魁天下士獨徐生試有司輒不合抱其所著書三十卷來京師宰相有知其人者爲言于上乃得與國子齒予方以非才叨長學官徐生用故事執贄升堂與予爲師弟子之禮予不容卒辭也亡何徐生謁告歸吳中省其母求予言以識別予將何言哉予聞古之爲師者言行而身化之道在我矣視夫不與道合者約之使歸於道焉爾是以善學者必就正於有

道善教者不徒勦取前人之成說而瀆告之也苟惟勦取前人之成說而瀆告之則粗通於句讀者無不可以爲師而予向也與徐生爲師弟子之禮久矣矣俟今日乎蓋今之爲師者曰我之資歷當爲是官彼固不得以道責於我也爲弟子者曰彼之品秩宜爲是官我固不敢以道望於彼也夫如是則徐生雖與予爲師弟子之禮非果以予爲能言行而身化之也而予亦安能言之哉然予觀徐生所著書類多出於前人之成說無待予勦取而瀆告之也徐生能不專以資口耳而務躬行焉固非外是而他有所謂道在夫勉之而已尙何言之求哉於其行也姑書此以塞其意昔之同游者今或仕於京師或官于吳中徐生試以是訊之其以爲然乎否乎

送高承之詩序

古之世其家業而不隕者非傳珪襲組之謂也氣澤之僅存風聲之未泯是有賴焉時方承平衣冠鼎盛孰不知自振飭以久有其光榮逮夫運去物改故家喬木幾何不與海桑俱化而晚生後出如芝蘭

之在階庭不以雨露之弗及而輟其萌芽求之於今固不多得也臨
北高氏兄弟當宋之季大參以文學顯沔州以忠節著其歸後魏氏
者是爲文靖公道德議論世所師尊而沔州之子又起世科躋政路
百年之門戶嘗烜赫矣有名繼忠字承之者於沔州爲曾孫生乎異
代之後懷其材不苟自售而與時浮沈於韋布之間顧獨惓惓焉家
世源流之舊凡遺文故實片辭隻字藏護惟謹蓋承之之欲世其家
業者有不在彼而在此也頃予與承之相見鄞江上聞承之將出而
遊于京師王公貴人誠爲之知己則高氏之衣冠蟬聯奕葉當復自
承之始豈直保其氣澤續其風聲而已承之行有日朋從皆爲賦詩
而徵予言爲之序愛莫助之詩人之旨也勿替引之承之勉乎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而猶行宮公之有愛莫與之語人之言以
 承之我豈計其利與害哉
 蓋予思時五全其人
 業海內不亦於而公此也
 州應為之者只宜文為直
 夫文效於其林不特自會
 百千之門可當其矣
 亦其也
 收前凡
 卷六
 文
 金華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八續稿十五續金華叢書

序六言詩入文行類又臨川危素編次對圖番易劉耳校正

送任時仲遊金陵序

新安任時仲與予別十年而相見錢唐言將遊于金陵願有聞以自壯時仲之遊道亦已廣矣予何能爲之軒輊乎雖然不可無以告也蓋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者莊周之所謂遊左兩師右雷公經營四荒周流六漠者屈平之所謂遊是皆其寓言云耳可姑寘而勿論有如司馬遷之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其閱山川之形勝而考廢興之陳迹有以見往昔君臣盛衰得失之由涉聖賢之故里而博習于稽古禮文之事有以見君子之澤彌久不衰而其舊俗猶有存者卽所見以證所聞而譏定成一家之言千載而下可徵不誣夫其爲遊非徒以極視聽之娛而已也金陵古帝王州六朝以來其事雖淺陋無足言苟能因耳目之所及參之

前史而有所論著則茲遊豈徒然哉若夫出遊而歸旣歸而復出卒以遊說顯名諸侯如蘇秦張儀者固無所用於今天下一家之日然大江以南金陵爲會府朝廷重臣總憲度於外者實涖治其處而持風紀以使于十道者咸稟命焉尊官大人冠蓋相望或者以一言遇合蒙被薦與英俊並遊而無周南之留滯則其飛騰變化坐致顯名又非予之所能測矣

送鄒生歸臨江序

臨江鄒生少執業于鄉先生而能窺其端緒及來錢唐遇士之有文學者必與之游時出微辭碎義以相叩擊而博極其趣其沂江而西歸也咸相率賦詩贈其行而予爲之序予觀古之君子有弗仕無弗學後世自中人以下非志于仕弗學也其學焉者直以爲干祿之資而已夫干祿固非所以爲學而亦有道焉孔子之語子張者是也蓋聖人未嘗絕人之干祿又惡不由其道是故聞與見欲其多疑與殆欲其闕言與行欲其慎能是三者則雖不言祿而祿在其中矣今之

學者羣居終日稽經誼史不患所識前言之不多患夫搜奇摘隱苟
爲難問未能自信耳不患所識往行之不多患夫凌高厲空不習其
事未能自安耳然其言之而不以爲忤行之而不以爲歉以是干祿
猶非其道况欲希賢希聖乎吾子既有所受於其師又遑遑焉取友
於四方聞見非不多也誠能卽其耳目之所及真知而實踐之盈科
而進成章而達雖入於聖賢之域可也奚止可以干祿哉苟以子言
爲然則歸而求之有餘師矣若徒望予以曼辭詭辯爲希世取寵之
助予不唯不敢亦不暇姑述其鄙陋以代序引庸俟吾子之覽擇焉

送周明府詩序

古之作史者必爲循吏立傳漢西京二百年間傳所書厯六人蓋才
雖自古而然尤難得者循吏也皇元統一函夏吾烏傷領於職方逾
七十年潛生乎其時而獲事其大夫之賢者固多求可擬於古循吏
者清江周侯殆其人乎先是爲政者務以平易近民或奉贄納謁以
自通皆弗之拒習爲故常人不訝也侯至一切峻却之是可謂之廉

矣而世未嘗乏廉史也異時屢建局以覈田糧而隱匿飛併之弊有未盡革侯始令民得自實且躬任其鈎考之勞一無所憚朞月而簿書井井有條愚民無知喜爭豪猾之徒誘使相告訐而陰持其子奪之柄以爲利事未竟家已破而猶弗悟侯遇其有所赴愬悉委曲譬曉調護而遣之去負其不直者悉皆慚伏悔罪詘者以信部使者郡長吏數誘以鄰境之疑獄及累歲不決之訟侯折以片言人莫不服其明允官府旣以無事用其餘力大治土木營尉廨葺儒黌刲常平義倉而分貯公私之穀以實其中完舊益新百廢具舉是可謂之能矣而世未嘗乏能吏也惟夫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至於生爲立祠樹碑廩廡庶幾循吏之遺風乃絕無而僅有者也而况漢之循吏皆郡國二千石今也以百里之邑而得一循吏焉不愈難哉侯書滿解印綬行有日吾黨之士各賦詩以道其戀慕之私俾潛序干篇首侯初由湖北海南憲掾入湖南廣西帥幕以招兩江叛蠻有功超擢宣闔都司歷江東兩劇郡元僚績用甚著其來烏傷治行爲諸邑最憲府

方交章列薦于中朝行嚮用矣輒因序詩而附見侯行事之大略侯他日傳循吏者采擇焉

送胡季城序

東陽胡先生往來京師三十年通籍于朝再居史館悉以家政畀于其二子一無所問二子亦能承先生之志厚自植立歲時遣問寒溫所進費用服食之須相屬不絕先生以是安之忘其身之客也嗣子瑜方侍慈親且力持門戶事恆以不得奉晨昏於萬里爲歉先生以書來謂已得請以太常博士致其事品在第七用著令得貶恩于父母將歸而展燎於先塋瑜聞之卽日贏糧就道往迎候焉昔者陸賈以千金分其五子各二百金令爲生產約以過之則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一歲中率再過毋从溷汝疏廣受以宦成石立行足止之計歸老故鄉日令其家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趾而廣以爲自有舊田廬子嘗評先生之曠達似陸生廉退似疏傳若夫有田廬而令子孫勤力其中以供衣食

則不止於人二百金父子相隨出關而歸賣金供具與鄉黨宗族同
饗上賜則不止於歲中再過其子與疏傅固無大異視陸生殆將過
之然竊觀陸生始事高帝後去官家好時至文帝時乃復起未必能
常乘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數擊鮮以爲樂也國家承平滋久垂
意稽古禮文之事招徠者俊以備咨詢先生年未及謝而自請納祿
安知不有如陳丞相之言陸生而復起先生於家者先生雖欲以疏
傅自處得乎予以衰謝之餘繼罹憂患結廬先墓待終天年無從遷
跡於鄉黨故舊履屐之末試以予言諭於先生何如瑜曰諾則次第
其語於行卷之首以爲序

蕙山愁吟後序

古之爲詩者未始以辭之工拙驗夫人之窮達以窮達言詩自昌黎
韓子廬陵歐陽子始昌黎蓋曰窮苦之言易好廬陵亦曰非詩能窮
人殆窮而後工耳自夫爲是言也好事者或又矯之以詩能達人之
說此豈近於理也哉匪風下泉誠窮矣鳧鷖旣醉未或有不工者竊

意昌黎廬陵特指大秦漢以來幽人狷士悲呼憤慨之辭以爲言而未暇深論乎古之爲詩也臨川艾君當宋之季負其所有一不售於世凡所撰著率散落而詩獨傳其亦所謂窮而工者耶感城郭之非是嘆江濤之渺然惻惻怛一出畎畝之衷雖流離顛越而不悔是耿耿者固非詩之所能窮達而其詩亦不俟窮而後工也夫豈非適於先民性情之正者乎潛生也後不及望君之風采幸與君諸孫廷暉游而獲聆君之詩愛其辭之工而閱其窮且老以死也庸敢顯誦所聞以發其歸趣云

順齋文集序

故贈秘書少監順齋蒲公旣歿仲子御史君機哀輯遺文曰閒居叢藁者爲二十有六卷以授潛俾序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按公行狀公生而岐嶷卯歲就學強記過人未成童已通經大義弱冠文聲籍甚諸老多折行輩與之交逮乎立年復以濂洛諸儒之說倡於漢中而漢中之士知有道德性命之學

蓋公之求端用力務自博以入約由體以達用真知實踐不事矯飾而於名物度數下至陰陽醫藥無不究其精微教人具有師法大抵以行檢爲先而窮經則使之存心靜定而參透於言語文字之外郡縣長吏或有所取正亦必引以當道而使之行其所無事臨終却藥弗御飲酒賦詩夷然而逝由是觀之則公之爲人可知也粵自國家統壹宇內治化休明士俗醇美一時鴻生碩儒爲文皆雄深渾厚而無靡麗之習承平滋久流風未墜皇慶延祐間公入通朝籍以性理之學施於臺閣之文而其文益以粹譬如良金美玉不俟鍛鍊琢而光輝發越自有不可掩者矣時上新卽位方嚮用儒術設科目以網羅四方之賢俊而御史君以公在班列之日策名於朝陞士大夫尤以爲榮論其世則太平極盛之際也潛浮沈州縣白首登畿忝以非才承乏胄監實公去官十有五年之後無從接聞緒論茲幸獲以疵賤之氏名自附於公是用忘其衰朽荒落而序其梗概如右後之覽者論其世而知其人則於公之文思過半矣公諱道源字德之系

出漢蒲將軍至晉安西大將軍遂避亂入蜀而宋資政殿學士贈太師楚國公宗孟居眉之青神公之皇考贈禮部郎中諱政午又以國初徙興元公嘗爲郡學正終更因不復出晚以遺逸徵詣京師編摩史館供奉詞林尋以博士教國子居歲餘輒自引去詔起公提舉陝西儒學訖不就後用御史君貴以有令贈其年壽卒葬與言行之詳壙有誌神道有碑茲不贅述焉

致用齋詩集序

始子舉進士至京師辱游伯溫父子間時尊公以次對居集賢伯溫日侍左右子不久亦調補而去未暇以文字相叩擊也後二十又五年伯溫在翰苑子適備員學官休沐相過因出所爲詩曰致用齋橐者若干卷初第見其筆勢翩翩東西馳騁莫不如意之所欲出而無艱辛齟齬之態玩味之久乃見其摹寫之工人情物理難狀之景慙慙如指諸掌言皆有實而非徒作也蓋伯溫之少也涉江逾淮沂大河而上徘徊魯燕趙之郊以達于天子之都博習乎朝廷之故事

臺閣之舊儀而周覽乎古昔君臣廢興之遺蹟有以資其見聞蒙被樂育而翱翔乎英俊之林有以養其性情逮其強而仕也隨牒遠方崎嶇嶺海萬里之外長風怒濤魚龍變化巖奇穴怪殊言異服宏大卓絕瓌詭之觀又有以開廓其心目今方載筆屬車之後度居庸陟龍門息駕□□之陽入則與聞國家之命令出則覩夫山谿之固土馬之雄志愈充而氣愈夷凡形於言者無非身之所履境與神會而託於詠歌以發其胸中之趣是故不待巧爲刻飾而文采自然可觀彼屑屑焉掇拾於零編碎簡之中而張爲虛辭者未易以語此也伯溫徵予序卷首輒以所知序之如此云

雲蓬集序

延祐庚申秋予忝預校文鄉闈得一人焉曰高君驥雖甚有味其言然竊意場屋之士苟負其才而馳騁於筆墨畦逕之間者可企而及也後三年識君於錢唐觀其氣貌充然聽其言磊落正大始知君誠佳士非特一日之長傑出於儕輩而已自是聲迹不相聞條二十年

君不遠千里橐其歌詩雜著曰雲蓬集者若干卷以示予蓋君退自
春官不復踐場屋平生故習刊落殆盡其爲文也和易而不迫高不
強同乎古卑不苟合乎今譬如大山長林象犀鬣翟玉石怪珍之產
雜集其中皆伏而不耀蘊積之厚殊未易量予於是又愧向之知君
者不深也予聞昔人論文有朝廷臺閣山林草野之分所處不同則
所施亦異夫二者豈有優劣哉今四方學者第見尊官顯人摛章績
句婉美豐縟遂悉意慕效之故形於言者類多有其文而無其實君
旣高蹈物表不蕪當世之譽凡有託以見其志者非身之所歷則耳
目之所接未嘗侈大其說而求以爲奇君之於文可謂有其實者也
顧子方牽於祿食操觚挈牘出應時須掇拾陳腐日不暇給徵其實
則無有與君相去固已遠矣尙安能爲之品評以序作者之意乎題
辭篇端姑識予愧云爾

霽峰文集序

宇宙間清靈秀淑之氣未有積而不發天不能闕藏而以昇於人人

不能闕藏而復出以爲文遭時遇主詠歌帝載黼黻王度則如五緯
麗天下燭萬物有目者孰不仰其餘光退而託於空言以俟來哲則
如珠捐璧委而輝山媚川終不可掩蓋有得於天者不必皆有合於
人顯晦雖係乎時天之所不能闕藏者人亦不能闕藏之也此理之
所必至夫何疑焉寧海爲縣在東南斗絕處其地多連山穹林而大
海距其前清靈秀淑之所聚至是而止瑰璋之士隨所受之豐嗇發
而爲文或簡雅而峻潔或博瞻而弘麗往往各名其家霽峰李先生
則並游乎英俊之林而才自奮於其間者也先生年甫弱冠從流
寓之士試藝漕闈簞糧笥書而來者以萬計先生微見所長輒爲其
第一暨登名於天府筮仕於邊郡則國步已蹙運去祚移杖策東還
屏迹海上簞瓢晏如垂將兩紀達官貴人有知先生者強起而致之
京師先生因作大都賦以進一時館閣諸公咸共歎賞交薦于上擢
教授杭學而其賦遂爲人所傳誦先生後由杭學遷教授臨江尋以
黃巖州判官致其事竟不及以崇論宏議施於大撰著由是學士大

夫靡得而稱焉然先生嘗上書闕下懇懇數千言所陳六事皆有關於政理格不行而其藁具存他歌詩古文下至近世駢儷之語筆勢橫放如懸河注水愈出而不竭與夫屑屑然刻雕藻飾以求工於片言隻字者固自不侔也延祐初朝廷設科取士潛以非材叨預薦書先生實預秉文衡後十有五年而先生以高壽終又十有五年潛亦以年逾六十上謝事之請歸休于田里先生之季子棗始哀輯遺文詮次爲二十卷俾潛序之豈非顯晦有時天所不能閼藏者人亦不得而閼藏也哉昔楊子雲以奏賦受知當時爲郎給事黃門而子雲之意本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太玄法言所由作也子雲歿旣久法言乃行玄猶不顯學者苟徒誦先生之賦而挹其膏馥以爲希世資身之助何以異於向之知子雲者乎必也卽其秘藏於昔而顯於今者盡大觀而無憾則先生之爲言可得而知矣先生諱洵孫字甫山世系年壽卒葬潛旣誌于墓上茲不復云

吳正傳文集序

潛竊聞昔人之論文率謂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者也蓋三代而下騷人墨客以才驅氣駕而爲文驕氣盈則其言必肆而失於誕吝氣歉則其言必苟而流於詔譬如一元之運百物生焉觀其榮耀銷落而氣之屈伸可知也惟夫學足以輔其志志足以御其氣者氣和而聲和故其形於言也粹然一出於正茲其所以信於今而貽於後歟若吾亡友吳正傳氏可謂有志之士矣正傳自羈州知學卽善記覽工辭章才思涌溢疊疊不已時出爲歌詩尤清俊麗逸人多誦稱之弱冠因閱西山真氏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益訖爲醇儒初紫陽朱子之門人高弟曰勉齋黃氏自黃氏四傳曰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皆婺人正傳金氏里中子不及受業其門而耳濡目染其微辭奧義於遺編之中間以質於許氏而悉究其旨趣是以近世言理學者婺爲最盛然自何氏以來並高蹈遠引遺榮弗居正傳生今聖時隨文運之聿興始以才自奮浮沈常調幾二十年所至能使政平訟理民安其業取知上

官用薦者通朝籍同志之士方相與慶幸國人有所矜式俄以憂去
尋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不起惜夫所試者小不得盡展其志之所欲
爲可以信今而貽後者獨其文而已正傳旣以道自任晚益邃於文
剖析之精援據之博論議之公視古人可無愧其所推明者無非紫
陽朱子之學其好己之道勝則昌黎韓子之志也正傳冢子深前卒
仲子沈哀其詩文集次成若干卷以授某曰先人所與游相知之深
而居相近者多已凋謝而執事與東陽張君獨存先人之葬張君已
揭表于墓道惟是家集宜有序以傳非執事將誰屬某不敢以不敏
辭謹考論其師友源流之懿使覽者知正傳之文非徒以才驅而氣
駕其夙知而暮成由其有志以基之而又能成之以學也正傳諱師
道延祐辛酉進士調高郵丞歷寧國錄事遷建德尹入教國子由助
教爲博士以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致其事制下正傳已卒他所
著有某書若干卷某書若干卷不在集中

唐子華詩集序

荀卿子曰藝之至者不兩能言人之學力有限術業貴乎專攻也若夫天機之精而造乎自得之妙者其應也無方其用也不窮如泉之有源不擇地而皆可出豈一藝所得而名歟且聲之與色二物也人知詩之非色畫之非聲而不知造乎自得之妙者有詩中之畫焉有畫中之詩焉聲色不能拘也非天機之精而幾於道者孰能與於此乎子華弱冠時以善畫際遇先朝嘗登于乙覽而列于東壁圖書之府矣散落人間者好事之家莫不襲藏用爲珍玩其馳名四方已三十年固未始規規然若窮閭下士瑯章刻句斬以詩顯門名家而爲詩之工如此蓋其詩卽畫畫卽詩同一自得之妙也荀卿子所謂不兩能者特指夫藝而言之耳詎爲知道者發哉是故庖丁之技與養生之道同不知者第見其能庖而已誠使易其事而爲之則老聃列禦寇之徒矣竊恐時人有愛子華之畫而未知愛其詩者是用表而出之以爲序云

夏生文彙序

予筮仕寧海之歲屬當大比凡充賦者八十有五人惟夏君洪參年最少其年之最高者曰陳先生大有先生宋咸淳乙丑進士入國朝嘗以將仕佐郎教授處州春秋七十有四矣予止先生毋行先生不聽遂上其名于郡府俄有專使特省檄起先生爲考官先生又不就卒就試有司已而與夏君俱不合先生旣歸老越溪上夏君亦棄舉子業而肆其力於古文蓋與予別十有六年乃相見錢唐示予以所爲文一編曰邯鄲步者予爲之展玩不已向令以區區之得失少累其志能使才隨年長若是否乎夏君一出不售輒遠引而去視先生誠若太早計然較之摧折困踣於場屋老死而不悔者孰得孰失有不待辨也故予於夏君之文不屑屑焉鈎撫其片言隻字爲之品評而獨論次其平生之大概如此他日夏君年益邁志益堅文當益醇覽者尙因予言而有考焉

方彥登詩後序

彥登少好畫以善畫名江湖間已久俄棄去而歸治舉子業下筆

亶文采論議有過人者試有司一不合輒復棄去不入場屋杜門讀書習爲古文辭然未及有大撰著間出爲歌詩皆清俊可喜今所存者厘百餘篇蓋彥登死時年三十有四故其可見者若此而已使假之以年將併棄之而進於聖賢之學矣豈遽止於是耶古者民之師必斂其英髦而長育之道德明秀可爲公卿者胥此焉出中材之下亦不失爲善士詩所謂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是也今也長育之者旣非有其實幸有不待上之教誨而思自拔於流俗庶幾有志之士矣又天闕之如此豈非天哉故予不敢以彥登所已至者爲可恃而不朽獨憫其志之有進無退未知所終極而死也嗚呼悲夫彥登之詩有鄉先生江山縣尹致仕徐君所爲序評品已詳姑識其歲月于卷左以抒予哀云爾

彭克紹詩序

鄱陽彭克紹來京師示予以其詩曰學餘橐者若干卷予愛其出新意而不傷於巧未始規規然求古人之形似而不失其爲高爲之展

玩數四叩其家世則故四川制置副使忠烈公其祖也予竊觀宋之
季年疆圉雖日蹙而文武材智之士足任方面之重者未爲乏人公
又傑出其間而能以奇偉非常之功自奮者也謀人之國者視此爲
何時而使全軀保妻子之臣得以媒孽其短一斥而不復廢興存亡
固皆天運抑有人事焉凡公已試之效著於簡冊藏之史官者世旣
莫得而見其平生所蘊未克究於設施者史亦莫得而詳也而克紹
以異代事頗諱言之蓋自國家臣一四海弛武不用朝野多暇文治
日興爲士者惟知涵煦德澤而相與詠歌太平之盛欲訪百年之遺
事而故老盡矣顧予與克紹生今無事之時飽食終日而得以文字
相娛樂豈非幸歟克紹之詩有吳仲退先生所爲序稱之曰奇材而
又勉之曰未可以足爲其望克紹厚矣茲不復云

山中集序

山中集者東陽胡君師古自名其所爲詩也師古夙有文聲而雅不
欲以俗學累其志蘊蓄之素壹發於詩崇巖邃壑風月浩然父兄子

弟自爲倡答石樹蟲魚水泉花藥無一不在題品中山林間物色收拾殆盡矣異時有司嘗以月泉山長起師古於家居亡何輒棄去歸隱故廬杜門不復出時人雖罕與之接得其片辭隻字未有不爲之擊節也自予以斗升之祿奔走四方與師古別踰二十年今乃獲覩是集其雜擬諸作思致高絕步驟深穩他小篇短章亦簡遠而有味視古人皆可無歉顧予方隨俗浮湛強出其蕪陋以應時人之須不能無違繩墨舍規矩而徇其所欲迴睨師古篋焉獨立萬物之表不知相去尙隔幾塵師古不鄙辱謂予盍真一言於卷末予弗讓而爲之書者蓋以志予媿非敢以爲能發明作者之意也凡古今爲詩之源流不專繫于師古者昔人已備論之矣茲不復云

學圃詩序

翰林主人伯溫甫世居張掖而其別業在長安城東有堂曰養正之堂堂之左有齋曰仁齋右有齋曰學齋學齋之外有圃直其西北曰學圃雜植蔬果花木其中而引九龍池之水環屋東西分注于蓮池

以溉其圃九龍卽興慶池也又於其旁作懷古之臺濯纓之亭四方
賓客來過必款而休焉大篇短章更唱迭和因會萃成卷而俾予序
之或曰昔樊遲請學爲圃孔子旣婉其辭以拒之復峻其辭以斥之
伯溫甫何慕乎子曰不然樊遲所謂學圃志在圃也伯溫甫所謂學
圃志在學也古者自國而鄉自鄉而家莫不有學出入起居目觸心
接亦無一事一物而非學園圃者所以毓草木也觀天地生物之心
周流而不窮則可以驗吾心之仁無一息之間斷因雨露之沾濡則
思有以培本而達支因風霜之搖落則思有以斂華而就實至於蕪
穢之不可不去則克治之功自有不容於鹵莽滅裂矣又以其榮耀
消隕而推求夫盛衰之功則有以處屈伸進退之際而不惑矣而况
水花庭草皆先賢格言精義之所存又豈徒可以供晏婉而已乎伯
溫甫卽其齋以藏焉脩焉所以養其內性理之學也卽其圃以息焉
游焉所以養其外物理之學也是固有不可偏廢者矣傳所謂人情
爲田禮耕義種而學以耨之者蓋以農喻學此則以圃喻學也庸因

或者之疑而釋之以爲學圃詩序

羣玉集序

蕭侯存道世爲將家而被服儒術鉅公顯人四方知名之士咸喜與之交遺以詩凡三百餘首侯懼久或散軼乃裒萃成編號羣玉集俾潛序之崧高之卒章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烝民之卒章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吉甫爲申伯仲山甫兩人作是詩而序詩者皆以爲美宣王何歟蓋兩人雖賢有德非宣王莫能任使而褒賞焉觀其職業之修文物之備而周室之復興天下之平定可知也竊意兩人之可稱道者非獨吉甫能知而言之諸公大夫至於國人無不能知之能言之國史采其關於王政之大者播于樂章謂之大雅是固學者得因其文繹其義世守之以爲經而史所不能盡錄者今皆無所於考矣侯以文武材受知天子將使指樹軍功拊叛民殄狂寇事皆偉甚錫子之優悉出異數其赫然可見而上繫於朝廷者固當被之弦歌與崧高烝民之什同垂

於無窮若夫英俊之並游粲然有文以相接亦足見方今材華之盛俗習之厚皆國家百年涵濡之澤培養所致安可以一話一言之細而略之哉宜兼存之以俟後之刪詩者庸弗辭而本諸古人序詩之旨志于篇端云

師友集序

師友集者張君伯雨所得名公贈言及倡酬之作也伯雨之生去宋季未久其大父漳州通守公雅不欲諸孫參於貴驕而縱爲異時華靡遨故事延儒先以爲師教之甚篤而伯雨特聰寤爽朗穎出不羣卯歲卽務記覽弄翰爲辭章方是時前朝遺老宿儒魁士猶有存者數百年之文獻賴以不墜然皆尊其所聞人自爲學未嘗凌高厲空併爲一談以事苟同伯雨覲其光儀而聆其緒論如企嵩岱而得其高臨河海而得其大且深佩服之素固非一日年運而往諸老相繼淪謝伯雨乃以壯盛時去爲黃冠師間出而觀國之光屬當文明之代一時鴻生碩望文學侍從之臣方相與鎔金鑄辭著爲訓典播爲

頌歌以鋪張太平雍熙之盛伯雨周旋其間又皆與之相接以粲然
之文如塤鳴而簾應也逮伯雨倦游而歸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並游
之英俊多已零落而伯雨亦老矣後生晚出如春華夕秀奇采遞發
欲一經伯雨之品題者無不挾所長以爲贄而伯雨皆莫之拒雖細
弗遺宜其所積之富如此嗟夫伯雨負其超邁卓絕之材不徒有聞
於家庭而脫落綺紈之習遂能遺世獨立周覽六合必欲盡大觀而
無憾其高風雅致固可槩見也雖然四十年間氣運有升降人物有
盛衰而文章之變化與之相爲無窮述作之家尙有考焉詩文總若
千篇其次第不係乎齒爵位望而一以歲月爲後先方外一二士旣
編輯而校讎之復俾潛爲之序而刻寘伯雨所居靈石山之登善庵
潛之鄙陋言不足以盡意序續集者寧不爲之畢其說乎

繡川二妙集序

吾里中前輩以詩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爲巨擘傅君景文陳君景傳
其流亞也先生曩游太學未及釋褐而學廢士散東書東歸遯迹林

壑間覽物興懷一寓於詩悲壯激烈有以發其邁往不羣之氣自視
與石曼卿蘇子美不知何如近代江湖間咕咕然動其喙者姑勿論
也二君之年稍後於先生而皆有能詩聲景文之詩精切整暇如清
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魚龍光怪隱見不常莫可得而測也景傳之詩
涵肆彬蔚如奇葩珍木洪纖高下雜植於名園終日翫之而不厭也
其以氣自豪則同宜乎能接先生之舊軌而與之參翱翔非餘子可
得而預也予年復後於二君而於先生爲中表子姪行自卅歲侍先
生杖屨而知愛先生之詩顧以材器劣弱局量褊小不敢窺其涯涘
徒有望洋而歎可以配先生者二君而已予嘗因先生自序夢稟癡
稟聽兩留稟者重加詮次爲二十卷題曰山南先生集而先生之交
朋皆已凋謝後生晚出有嗜好酸醜之殊由是未克大行於世二君
與先生相繼死而其遺稟亦僅藏於家因訪而求之得景文所作若
十篇景傳所作若干篇合若干卷題曰繡川二妙集而序其梗槩庶
二君之遺風餘韻有託而不遂泯滅也先生韜光弗耀十五寒暑部

黃學士文集卷十一
使者強致之俾主教事不得已爲之起後卒歸隱而終二君從俗浮沈嘯歌自適與先生俱能不以名自累名且不有詩之傳不傳蓋無足爲其重輕也雖然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善而藏之以待後世之楊子雲不亦可乎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景文諱野景傳諱堯道云

石門六觀詩序

東陽多佳山水涵碧有亭肇見於劉賓客之品題戴峴鮑巖水樂環翠至於郭氏之石洞蔣氏之南園凡名公紀詠所及入於圖志者不一而足石門在縣東南七十里山益高水益深尤爲奇境而埋沒於榛莽翳蒼之間久未有啟其秘者李君公澤厭城邑之囂煩始闢其地建別業而居焉旣大治臺榭亭館據其要會以極遊眺之美又旁攬其勝槩號曰六觀各爲一詩鄉先生與時之後流咸共屬和而太常胡君爲序於左方公澤復出以示予求題辭於篇首唐史載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之子十二人咸有仕祿愿憲懇聽並至節度使

而愬爲左僕射同平章事聽爲檢校司徒涼國公或曰愿卽韓文公所序居盤谷者韓公述其言大丈夫之遇不遇爲出處可徵也信如或者之說則愿嘗秉旄鉞專方面不可謂不遇豈非愿身爲達官而心有所不樂遂遠引而去乎公澤故宋嘉定進士吏部尙書竇謨閣直學士之玄孫淳祐進士通判慶元軍府事之曾孫而其祖父俱以世賞補官其兄仕於皇朝者或以教官從宣政使辟舉入幕而出臨絕域或遊上庠登乙科而累佐名郡公澤亦嘗被命倅一州獨避不就而甘於肥遯由公澤兄弟視西平諸子名位固不侔而公澤之志則與愿無以異也雖然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千載之上盤谷與石門等耳盤谷得愿而地始重愿得韓公而名益顯石門之有公澤猶盤谷之有愿安知世無韓公之鴻筆能鋪張其事以爲之序乎非予所敢僭也矧予以衰退之餘強顏復起而竊食於輦轂之下奔走伺候趨起囁嚅其爲人視公澤何如尙安能形容其清標雅致之髣髴乎公澤曰子不敢自附於前賢可謂善揣其分矣以區區陋微而擬於

古之大人君子無乃非其倫乎姑寘勿論而以一言相慰藉於風月
寂寥之鄉可也子應之曰敢不諾因次第其語書而歸之是爲序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續稟十六

續金華叢書

序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教苑清規後序

天台教苑清規舊嘗刻真上天竺山之白雲堂後燬弗存今圓覺住山慶公懼久將廢墜乃取故所藏本重加詮次正其舛訛補其闕軼而參考乎禪律之異同捐己橐復刻焉昔者竊聞之儒以禮立仁義離禮于仁義不可言儒佛以律持定慧離律于定慧不可言佛故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蓋自中土有佛法以來僧多居于律寺至百丈始別立禪居此清規之所由作也且古今殊時人情亦異帝王制禮不能無所損益佛氏之爲法其何獨不然律儀如聖人之有經禮雖非後世所便習而未嘗不傳于今清規如先儒之有家禮雖皆一時所訂定而未嘗不本于古百丈創爲清規以輔律而行天台大師兼善毗尼其後人亦因叢林之日用而折中之以匡持其教今所謂教苑清規也歷歲滋

夙諸方百丈遺法已互有不同山家宜有不能與之盡合者若夫通其變而以時措之其致一也慶公方究心淨業而能垂意于威儀節文之細如此內外交相養之功可謂兩盡之矣非來者所宜取法歟是用不揆其凡陋而爲之序系諸篇末云爾

珪上人詩集序

予識珪師于南湖時師方以第一座尸教事學徒常數十百人予間從旁聽其談性真之旨娓娓千萬言珠貫而縷解固已心竊異之而未知其兼善乎世諦文字也它日師示予以所爲詩如千篇且徵予序其首予爲之玩諷累日其風容色澤恬緩而豐暢明金綵羽出媚林谷非若夫空株敗枿歛生之芝瞥過人目而已蓋師之先君子曰碧峰李君當宋之季嘗鼓其辭鋒三造于春官而伯氏文叟亦用文墨角逐踵武取鄉薦膏潤所被華葉沃如也豈師之去父兄雖旣久而習氣有未忘耶予聞衡台之書富埒冊府業之者必章剖句析以極其趣又必括之于一心導之于萬行以要其歸非有強力敏智沒

世不能卒其學自夫殊宗異派不得以兼通而奚暇搖豪擲簡放浪乎水情雲態間哉寓無礙辯于世諦語言師之爲能則多矣雖然夫工射者之控弦注羽未始不志乎巴蛇九日而穿楊貫蝨要亦同盡其殼是故解牛之爲技養生之爲道一也師之爲詩技歟道歟予不得而辨也而安能序作者之意乎姑寘予言篇端覽之者無規規焉于詩乎求之可也

會上人詩集序

爲浮屠學至言語道斷而止于詩何取乎然在其教中一切法皆佛法世諦文字固與實相不相違背也是以昔之高人上士遊戲乎山光水影之間以陶寫其性情者比比有之而于今爲尤盛就予所識而言若元菴會上人又其卓然者矣始予侍坐于南陽仇先生而語爲詩先生稱今之詩僧必曰元菴後十數歲與上人相見鳳凰山下獲覩吳興趙公所書上人詩如干首予嘗評其人峭然獨立如霜松雪柏而其發于清辭秀句如青田露寒白鶴一鳴也今年秋客南岸

乃得因蜀郡虞公所序上人詩集如干卷而觀其平生所存之槩益知上人之呻吟嘯呼以簸弄萬物于烟雲寂寥之鄉者直其寓耳工人契心印于佛心慧禪師而蕭然退處下列衣壞食色瓦鐵迴睨夫猊牀白拂高談人天之表有不以屑其意者其度越流輩獨詩云乎哉顧予適遊乎方之內于上入之道未能盡大觀而無憾也凡古今爲詩之變虞公旣備論之是用推本其所以爲詩者在此而不在彼後之續高僧集者或有考焉

覺隱文集序

覺隱道原師遊學于永康胡先生而得法于徑山佛鑑和尚凡所撰著志在乎衛道而未嘗徒作自其同袍至于章甫縫掖之士莫不有味其言高君士明始以其文與天隱至公之牧潛橐笑隱訢公之蒲室橐會粹成編號三隱集刻而傳之木巖植公以爲序牧潛蒲室者皆當世文章鉅工而覺隱未之有序爰屬予題辭于篇端夫三隱之文鼎立天壤間非可優劣予何人敢以鄙陋之言自附于大人君子

之末乎然竊觀師之論文命意必欲其合乎道遺辭必欲其順乎理故其比事連類託物引喻娓娓千百言咸有補于世教而于儒釋氏同異之辨尤致意焉蓋世出世間爲法不同爲教亦異而于此乎于彼乎受其教者均是人也萬人一心萬心一理則道豈有二哉譬如人有所適飛橈鼓楫無慕乎車之安駢衡方軌無羨乎舟之利所趨之途不能不異所造之地則同因其所造之地同而疑其所操之器可以互用遂指虞姁工倕之所作爲車奚仲吉光之所造爲舟則過矣非達人大觀孰能會其異而要其同乎天隱嘗謂三學浮屠各私其教爲兒戲之爭市井之鬩笑隱亦謂禪者之說與止觀同今之縱傲自得者漫不知爲何事而曰吾祖云吾祖云是猶同中之異耳儒釋氏之徒各私其教縱傲自得者抑又異中之異也師獨汲汲焉務挈而合之以求夫異中之同其爲衛

下闕

紀夢詩序

自先王夢禘之法不傳後世史家所記夢之奇驗可徵不誣者固多而人莫不有夢不必皆可驗于事也重紀至元之元年春予忝以非材備員國子學官其年秋校文上京夜夢觀新進士上謝恩表褒然出班前立者諸生遜都思其氏拜尤其名明善其字也予旣竣事而歸則聞明善已預在京薦名旣已上于春官而科舉事遽廢予頗疑夢之不足徵明善退自有司歸就弟子列尋以憂去服闋來京私試數占首選時予猶居國學其夢如初私試之法以入學之先後貢十人而止明善適在十人之外方待來年而未及釋褐予益疑夢之不足徵及予請外南還而中書用臺臣之請計奏被上旨復以科舉取天下士子亦復夢如初至正改紀之年也是歲明善果再薦于京師二年春以正奏召入對大廷遂爲進士第一予夢于是始驗其兆見于科舉將廢之初其應在于科舉復興之後天者素定久矣夫豈人

力也哉蓋古者卜以三兆筮以三易必參之以三夢夏曰致殷曰觥
周曰咸陟其術皆亡粗可考者獨周有占夢之官所掌六夢一曰正
二曰噩三曰思四曰寤五曰喜六曰懼而六夢之占有二其善而吉
則以獻而歸美于上其惡而凶則贈送而去之予向之所夢以爲噩
歟則明善族係之貴學殖之富溷以一第不足驚愕也以爲思歟則
六館之士數百人予所思者不止明善也以爲寤歟則明善之氏名
非予覺時所常道也以爲喜歟懼歟則予于明善未嘗喜其得而懼
其失也無所感動而自夢殆正夢歟兆見于科舉之將廢而夢固不
惡應在于科舉之復興則夢可謂吉矣時之文人才士內交于明善
者聞予言往往爲詩以紀之好事因蒼萃成卷求予志于卷首以實
其說予聞詩言牧人之夢其占以魚爲豐年旒旛爲人眾釋之者謂
此卽所獻之吉夢也矧今聖神在上文運方新其事有大于牧人之
所夢者願予疏賤不得如古之牧人獻其吉夢而歸美焉若夫諸公
嗟嘆之不足而永歌之則小雅詩人之意也雖然廢興得失之故固

出於天者之素定苟未能修其在人而徒欲取必於在天可乎孟子曰命也有性焉此子與明善之所夙講不敢以瀆告之也

贈余生詩序

昔西山蔡氏善言地理先師朱子深有取焉而朱子之門不必人人皆西山也蓋地理術者之事以儒者而兼通其說特博聞多學之一端耳曷嘗以是爲學者所急乎後生小子羣居終日視記誦詞章爲不足爲而獨以不知地理爲恥探奇勦說憑虛造言人自爲家務以取勝俗習所尙相師成風抑又西山時所未有也觀其論辯馳騁出人意表誠若可喜是以孝子慈孫甘受其欺而曾不悟反疑術者未覩此秘往往委已以聽焉甚者變置百年之丘壟使先世體魄不得寧於地下有人心者所不忍言予之病此久矣故先人之葬凡擇地一付之術者士友或來咎予不學地理而輕信人言且爲圖說以見告其圖則一岡一阜悉加以醜穢之名其說則旁引曲譬抑揚開闔詭怪莫測每更端必助以嗟哉悲夫可爲太息流涕等語大抵皆場

屋中譁世之浮詞予固已厭其強聒逮今十有五年其說訖無所驗而術者之言可徵不誣予于是益信地理果非學者所急欲擇地但當擇術者而已蘭溪余生今之所謂術者而樂交于吾徒持所得贈言若干篇求予爲之序予方懼書以遊談亂其術余生乃不自以其術爲可恃欲藉諸公之餘論以收名定價于一時豈亦未能免俗乎余生誠能益進于其術而無速于自售俟有如西山者出徐起而就正焉彼沾沾動其喙者將自息矣余生之術不患其不行也鄙野之言不足序作者之意同志之士儻有概于心乎

平宋錄序

平宋錄者紀淮安忠武王平宋之功也王廟在杭城燬于災監察御史言王宣勞戮力弼成正統功莫大焉宜令有司復其祠宇仰副國家崇報之意御史臺上于中書省以聞已被旨可其奏而江浙行中書省亦以爲言乃命中順大夫本投下諸色總管府達魯花赤普化乘傳而南與行省官同蒞其役廟之告成也行省既請胙王以大國

錫銘于石章且俾儒司刻平宋錄于杭學以侈其傳按錄之舊文與勅賜王廟碑開國元勳佐命大臣碑皇朝經世大典所序五戰間有不能盡同一碑大典皆史家承詔撰著今悉取正焉他書有可證據則增入有當參訂則附註餘無所考者並存其舊以俟史官之裁擇王世胄之懿官伐之隆德器之宏勳烈之茂則有制詞及碑文在謹以冠予篇端茲不敢贅述焉

李節婦詩序

節婦馮氏名易安大名南樂人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開之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子武寧縣李君如忠之繼室也李氏故爲金之宦家今占籍東平汶上高祖曰仲略山東路按察使曾祖曰景雲御史中丞祖曰先永昌令父曰定國朝至元間從下江南因寄居於越君初娶探馬赤氏有子曰某生十年而探馬赤氏卒錄事時君仕越之筦庫以節婦歸焉僅再朞君遽以疾卒大德某年四月某甲子也君垂歿時語節婦曰吾已矣爾其奈何節婦引刀斷髮誓靡他方是時節

婦年二十有七其子二人任甫一歲伏方娠後兩月始生汝上之族
及探馬赤氏之家聞君死多留貲合內外屬南來悉取其所蓄聚而
攜其子任以去節婦一聽其所爲弗與較四壁蕭然室惟兩柩而已
閭巷之人莫不哀之節婦有姊母事山陰尉李君良佐賴其力奉柩
葬城東北戴山下錄事君念無以資衣食將嫁之節婦爪其面流血
以死自誓錄事君知不可奪爲養女求贅婿以周給之蓋其婺居者
十有九年二子旣克有成立乃以泰定元年春遷李君暨探馬赤氏
之柩返葬汝上先塋之次中書平章政事王公實爲之銘于是南北
聲問阻絕已久宗姻里黨意其必已更適人或疑爲死矣聞其來皆
大驚太息至泣下節婦俾任留奉丘隴而與伏來越上以存江南之
祀一時名人多爲賦詩屬予以序予惟方今德教流洽俗化淳美女
婦能以義自守而見褒表者無地無之其遭值變故始也能居人之
所不堪終也能伸已之所欲爲若馮氏者幾人哉庸直書其事于卷
首俾覽者知其賢與他見褒表者固不侔也贊美之辭則篇什存焉

義烏志序

義烏自秦爲縣歷漢唐訖五季見于前史與他圖記者或總序一州一郡或略舉一事一物其詳靡得而周知宋元豐舊志出于縣令校書郎鄭安平而所紀下及南渡以後非必其本書咸淳續志出于潛之族曾祖漕貢進士應龢手藁具在而別本互有異同蓋方纂輯而未經裁定亦非其成書矧自國朝統一函夏縣地入于職方已七十有八年官府之建置人材之登用風俗之趨嚮戶口之名數貢賦之品目悉無所登載可不謂闕典歟爲政者迫于簿書期會米鹽碎務未遑有所咨訪也今縣大夫操約馭詳而事無不理爰以暇日詢山川形勢地之所生語言土俗博古久遠之事得元豐咸淳二書屬潛重加詮次以傳潛衰朽荒疏無能爲役乃俾王生禕宋生濂合二書而參之郡乘刪其繁冗訂其舛誤法當補書則引類相從而增入之附以辯證釐爲七卷仍以圖冠于卷首潛旣辱視其成因爲之序會兩生並赴秋闈遂俾傳生藻相與校正歸于執事者而刻焉見大夫

達魯花赤儒林郎亦璘眞畏兀而人尹承直郎陶思泰許州襄城人

貢侍郎文集序

延祐初元故內翰貢文靖公較藝江浙鄉闈潛以非才誤蒙薦送忝綴末科公旣入居文學侍從之列而潛隨牒遠方浮湛州縣晚乃登畿將以門生禮見則公捐館舍已久猶幸與公仲子侍郎公託契家之好而締文字交侍郎由供奉翰林外補而復以元官召累陞次對潛適自退休備員勸講同官爲寮日相款洽屬有吏事罔敢不親其職業辰入酉出無須臾間于侍郎之高文大冊長篇短章雖時獲窺豹一斑嘗鼎一臠終未能盡大觀而無憾也潛以老得謝歸卧林麓侍郎方峻躋臺省出駕使車相望日益以遠諸生有辱侍郎謂之進而旅于門下之士者彙次其文集爲若干卷持以示潛始遂其快觀而厭飫其雋永之味焉昔之論文者蓋曰文之體有二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夫立言者或據理或指事或緣情無非發于本實有是實斯有是文其所處之地不同則其爲言不得不異烏有

一定之體乎侍郎蚤從文靖公至京師而與英俊並游于成均逮釋
褐授官而踐躅中外在朝廷臺閣之日常多故其蘊蓄之素施于詔
令則務深醇謹重以導宣德意而孚眾聽施于史傳則務詳贍精覈
以推敘功伐而尊國勢施于論奏則務坦易質直以別白是非邪正
利病得失而不過爲矯激他歌詩雜著贊頌碑銘記序之屬非有其
實不苟飾空言以曲徇時人之求至于宦轍所經名區勝地大山長
谿穹林邃壑風嵐泉石幽遐奇絕之概有以動其逸興而形于賦詠
與疇人靜者互爲倡答率皆清虛簡遠可喜亦非窮鄉下土草野寒
生危苦之詞可同日語也蓋其爲文初不膠于一定之體安知其孰
爲臺閣孰爲山林也耶東坡先生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
出在平地雖一日千里無難及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不可知也所
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欲知侍郎之爲
文請以先生之言觀之至正十又五年秋八月甲子黃潛序

族譜圖序

古者圖譜有局掌于史官局廢而士大夫家自爲譜言氏族者或謂黃氏嬴姓陸終氏之後或謂黃氏出于帝高陽者自柏翳賜姓嬴而其後有江黃諸國爲楚所滅子孫之仕楚者有黃歇出于金天氏者自臺駘封汾州而其後有沈妣蓐黃諸國爲晉所滅子孫之仕晉者有黃淵皆以國爲氏或又謂嬴之得姓始于柏翳祖臯陶而本金天可盡據乎漢尙書令香太尉瓊父子江夏人唐之江夏暨會稽零陵巴東西郡江陵洛陽晉安入郡各有黃氏而今也同望江夏何以別乎官失其守而譜學墜絕乃欲旁引曲證而推及于千載之上固難矣惟婺之黃氏由金華徙越之剡洪之分寧豐城信之弋陽江陵之監利爲五大族而潛之九世祖八世祖仍居婺之浦江舊譜以爲自分寧來歸而郡志所載黃氏墓在浦江者見于開元十道圖則浦江之有黃氏已久似未可以舊譜爲信要之其言必有所本無從考質也七世祖始徙義烏族日蕃衍系序之承傳支屬之分異斯可得而詳焉六世祖隱居弗仕用薦者當授官未命而沒五世祖亦隱弗仕

逮我高祖乃以子貴累膺贈典其以進士登于科者我曾祖一人而已先祖先考在異時俱嘗補官而未及祿潛際今盛世叨備官使而獲推恩于二代顧以鄙劣無似弗克負荷駸尋暮景懼一旦殞滅以爲大憾安可無使後人知夫源流之自而思亢其宗乎昔太史公庭堅自序本出于金華而其譜止及于分寧七世以上皆略弗著蓋慎之也庸敢竊取斯義斷自九世祖以下丘隴之尙完祭享之不廢者爲之圖若譜遠不可知疑不可明者悉闕焉凡爲圖譜之法親者宜詳疏者宜略爲子孫者各詳其親則其所略者自可互見今不以親疏爲間而有所或遺者恐諸房子孫不必人人能有其圖譜而于所親各致其詳也來者當思補其所未備而無厭其傷于繁哉

族譜圖後序

潛作族譜旣闕其所疑與其所不知舊譜所無者亦不敢妄有增入然尙有當考訂者我七世祖妣宗氏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之女弟忠簡公之子直秘閣穎誌其墓孫男五人其二人曰公顯公煥今見

于譜者孫男七人惟上三人與誌合其下有無咎少亮潛之楊祖而無公顯公煥誌乃當時所作必無謬誤非名之更易則譜之脫遺也浦江之花橋有黃將軍廟在我九世祖墓之旁將軍名仁環鄉先生倪朴爲立傳載其捍衛鄉井之功甚悉子孫至今不絕同里細人家皆黃姓而散處于邑中者多士族疑上世必同所自出歲久而失其世次譜所以不及也義烏之蘆砦有紹熙四年進士名耕字子野仕至郡通守按登科記于我曾祖爲諸父行不知何以亦不入于譜也抑嘗觀太史公庭堅自序其先金華人七世以上失其譜而豐城譜乃于其七世之上又遡求得其四世且謂其先由秀而婺由婺而洪越之新昌有庭堅同年進士某推序昭穆知爲兄弟而進士之從曾孫禮部尙書度乃謂黃氏居江浙者大抵出于建之浦城其先由建而婺由婺而越二說尤異併識于此以待咨訪焉

說

唐生字說

東陽唐生名圭而其爲字者不與名配求予有以易之予旣字之曰公謹甫且告之曰玉之爲物也至貴爲器也不一而莫重于圭是以古之用于朝聘者執之如不克焉謹之至也夫蔽明而有噪充耳而有瑱佩而有珩璜琺瑯起量也而有駟琮發兵也而有牙璋固皆服用之所貴若其爲國之重器則有圭焉九寸而爲桓也寸而爲信爲躬者天子之命諸侯之守也命尊而守嚴能勿謹乎傳曰玉不琢不成器生蓋幾于成矣故予獨告之以其持之而無失墜焉者曰謹而已嗚呼其懋敬之

李生字說

中山李生弘道之字曰仲能爲之說以釋其義者三人矣而未足以厭其欲復來徵予言夫冠而字禮也冠禮廢不舉而字之配名者不廢今也在禮始冠三加皆有祝之字辭一而已一字而三說焉今之又今也雖然生之名若字得無取諸吾聖人所謂人能弘道者哉舜何人乎何人禹稷顏回同道人也道也果且有古今乎哉道未始與

世推移而人不必要聖智皆賢有德患夫有能有不能耳生其勉之姑以名字自守而行乎吾聖人之言無務以多聞爲也

鄭生字說

若昔所記聖人心學之要不曰中乎堯之一言至約也舜益以三言則已詳焉孔子贊易復因三百八十四爻以明夫用其中者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廣信鄭生元吉之字曰得中蓋有取于離之六二生之父若師剖析爻象爲之訓辭諄諄數百言富矣哉而生不以爲足將求子申言之嗚呼道可受而不可傳如以言則生所聞于父師皆鍼石也默識而自得焉雖三聖人之言猶筌蹄也無易由言無日苟矣子竊用以自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生其勉之

蒲察仲敏字說

仲敏名志學徵子序其爲字者序曰昔者孔子與顏淵言仁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與曾子言孝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而孔子之自道則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賢者不自

以爲敏故如恐弗及聖人固無事於敏猶勉焉孳孳由是觀之進學之功孰先于敏乎六經之言學始于說命說之言曰務時敏爲學之貴乎敏自古而然矣雖然學以爲政也孔子蓋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則敏者又所以從政歟仲敏之講學有年矣可以出而從政矣子既知其敏于學抑有望其敏於政序其字因以勗之

啟

謝鄉試主司徐照磨啟

三月十三日蒙恩賜同進士出身者祇命以還撫躬無措載循忝冒
曷有寅緣竊以詩詠思皇侈成周之多士史稱聞出彰大漢之異材
垂照來今蔚爲盛世然必鄉書上獻乃登天府之名計吏與偕方署
大常之籍凡皆重乎其始進是故擇焉而愈精昔在熙朝率由茲道
矧右文而興治若先烈以敷猷蒐曠典于三紀之餘徠羣英于千里
之外粲粲東帛殆幾蹵然而有聞于于纓冠孰甘睨若以自後棘連
闈而並樹袍何白以太紛惟薦送之定員實抑損于舊制加以文非

故習蕩無桀度之可稽業有專攻競出管闕之餘見飾辨麗者或乖
雅馴之體獵幽眇者或昧精微之原乃欲定去取于一日之間而使
論安危干九重之上其所繫者大矣豈不戛乎難哉自非精鑒裁以
持衡攬英雄而入彀妍媸並照細大不遺則何以闢賢路之初程承
天光之下燭肆時盛舉屬我宗工宜搜傑異之材佇副詳延之意如
潛者器資竊陋術業疎蕪遙迹英躔猥玷譽髦之造晞光華且謬充
跡弛之求敢期小技之曲迂亦借大方之品目忘其瑕垢不俟三獻
而遽收出諸泥塗輒與十朋而前列辱采甄之及此顧庸謗其奚堪
粵陪方物之陳荐入春官之考綸言俯被雍容衢室之誣檟奏森羅
煥爛上方之札盍少裨于末議庶無負于殊知夫何鼓已至于再三
威實臨于咫尺塵終條對靡中題評挾以先登徒愧大官之士存而
勿去偶同矍圃之賓叨綴第以爲榮省恩流之有自茲蓋某官先生
導揚德意砥礪文風假華袞之寵褒曲垂薦籍致黻旒之過聽獲預
併容潛敢不勉企前修益圖後效鞭駑附驥豈十駕之難追磨鈍爲

鈿尙一割之可用上酬亨遇次答隆私激烈情深鋪蔡語淺

賀周縣丞啟

策名旰飢贊邑海孺榮命載行輿言胥慶惟古有詳延之禮肆時多
間出之材於皇昌辰聿新曠典文場初啟類霑優渥之恩英毅重張
果極俊髦之選科目見謂得士州縣豈徒勞人蓋將任以事功必先
養其譽望某官卓乎懿行允矣令儀獨抱遺經詞章固爲餘事究觀
當世設施匪事空言粵策雋于鄉闈逮旅陳于方物裒然高舉藉甚
能稱可緣再鼓而少衰仍與十朋而前列用膺妙柬式副旁求日昃
彤庭旣親承于大對天臨黼座宜密近于清光侈是際逢胡然引却
姑一登于選部不再轉而爲丞庶出緒餘稍甦疲瘵佇聽酬庸之美
亟觀圖任之新某猥以陳人覩茲盛事雲霄直上詎爲儒者之榮膏
澤下流尙慰斯人之望聊攄悃悞少助忻愉

通李州判啟

晉登上第臨佐偏州偶緣臭味之同遂託雲仍之雅輒憑書問庸俟

車音共惟某官流慶仙源飛英學海故家舊物陋杞宋之莫徵大冊
高文卑晁董之所對科目之士于斯爲盛州縣之職夫豈徒勞竝展
材猷力裨治化風行草偃里無弭筆之民川泳雲飛座有彈冠之客
載新觀聽允賴作成屬當視籀之期敢後典籤之詞潛衰遲漫迹惕
息素餐忝冒謂何久自慚于揚粃瞻承伊邇幸毋爽于及瓜拱俟晤
言悉據下悃

公文

陳乞依舊致仕咨文

伏念潛誤玷科名叨塵官使幸獲逃于瘵曠每思戒于滿盈所以不
待引年自請納祿一歸田里五閱星霜夫何姓名猶存乎齒錄之餘
造化曲盡乎陶鈞之妙遂令朽質仍預清流起從外監之散員入就
禁林之傑直北扉視草東觀細書扈蹕上京談經內府躡躡勸講之
職忝陪侍從之班庸謏奚堪僥逾特甚方陳免牘俄俾賜環專使在
門太君有命靡得以循牆而避是用不俟駕而行揣微分以凌兢感

深衷而激烈趨起故步黽勉汗顏孰知既去而復來寧非以退而爲
進不圖控籲曷道譏評而况蒲柳易零桑榆已迫隕越是懼補報無
由敢祈叩于洪鈞願保全于末路尙惟矜察轉以上聞

代浙東憲使請立耶律文正公書院公牒

竊謂人能弘道學必有師仰惟碩德之間生實繼先儒之正統流風
未遠世澤猶存不有專祠曷彰遺烈伏見故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
祭酒贈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漆水
郡公諡文正耶律公前代賢王之貴胄本朝上相之諸孫負深沈
不器之資懷耿介拔俗之志爰親師而取友用修己以治人粵若世
祖之時咸宗許氏之學克嗣其業允屬于公卓居輩行之先式膺付
託之重一貫忠恕之妙獨傳于曾參三千弟子之徒同師于有若凡
升堂而入室必蹈矩而循規一從國學之建官三爲祭酒以設教啟
前賢之蘊奧示後學之楷模青青子衿觀時髦之傑出衺衺束帛承
天寵之褒嘉逮請老而懸車復興歎于當宁特馳乘傳加錫上尊高

朗令終既疏封而告第華皓一節已定謚而易名孰知鄉國之舊居
尚缺禮祠之精舍當職久司風紀博采輿言謂後人苟獲瞻其儀型
雖異世亦將知所觀感宜立書院而修其祀事仍置山長以領其生
員庶幾人材之作興可備國學之任使誠非小補是用申明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十

續藁十七

續金華叢書

策題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會試漢人南人策問

問孔子告門人以既庶加富既富加教牧民而三事具則王道成矣其設施之略可得而知歟稽之周官則所以庶之者有九兩保息本俗所以富之者有九職土會土宜土均荒政職事所以教之者有八統十二教三物八刑五禮六樂其經制之詳可得而聞歟孟子之語時君無非周公之法孔子之意也推而行之果可通于今歟漢唐盛時亦云庶且富矣君子或以爲其教無聞焉或以爲未知所以教也伊欲盡三事之責若何而可以去漢唐之陋若何而可以比成周之隆抑有其道歟其酌古今之宜而折衷之以對

上都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天下事可言者多矣未易以遽數也姑舉其一二言之可乎人才有短長而惟限于資格民力有高下而同困于征徭儒術非不尊而

未能崇雅黜浮吏治非不嚴而未能發姦摘伏因循積久莫知所以爲變通之方識時務之後傑詎可默默而已乎願據所蘊以俟爲政者擇而行焉毋徒爲甚高論也

江西鄉試南人策問

問三代法制見于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尙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是考工有記果出于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于五官冬官果未嘗亡歟國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于科目豈以劉歆蘇綽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今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也豈其成法固在所取歟抑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固爲有用之學宜已熟講之矣願聞其說

浙江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先儒以經義治事分齋教諸生而水利居其一然則水利亦儒者之所當知也古所謂水利曰河渠曰溝洫溝洫施于田間故其效易見河渠限于地勢故其功難成方今言東南之水利莫大于吳松江視古之河渠與溝洫其爲力孰難而孰易其爲利孰少而孰多諸君子習爲先儒之學必夙講而深知之矣幸試陳之以裨有司之餘議

江淞鄉試南人策問

問事有不本于古而可施于今者君子所不廢也然亦安可徒守故常而不究其始終乎漢之取民者有更絲有算賦而除天下田租之令時出焉唐之兩稅與之孰輕孰重而迄今以爲定制乎漢之任人者有察廉有課最而舉可爲將相之詔間見焉唐之循資與之孰得孰失而迄今以爲定格乎其果皆無弊乎推本而言則取人莫善于井田任人莫重于封建自秦開阡陌置郡縣干戰之下迄今遵爲成憲者大抵皆秦之舊也何以能使其法施于人久而不變乎漢之限

民名田唐之襲封刺史非盡泥于古也亦莫有堅持其說而卒行之者豈時殊事異通于古者或戾于今而上下之所便安者無古今之間乎民苦于兼并而無以樂其生吏病于數易而不得善其治又非可謂便安之也其弛張損益猶有當議者乎他如交鈔引鹽近倣于宋以立法者又未可遽數也請姑以其大者者考歷代之沿革原其始要其終而折衷之庸俟上之人采擇焉毋苟謂此儒者之常言而雷同勦說以對

國學蒙古色目人筭問

問禹湯文武其道一也而有忠質文之異尙子丑寅之異建何歟至吾夫子又有行夏從周之說其去取之旨可得而聞歟記禮者有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由是言之有虞氏亦有所尙歟殷之前夏已尙質周之前殷已尙文歟三代而下以迄于今所用固夏時也今之爲文果皆周之文否歟時務莫有大于此者不可以不講也幸究其說

問學者將以行之也所學何道歟所行何事歟弦歌之化本干四科
之文學後世專門名家猶有以儒術飾吏者以經義決事者矣夫何
古道湮墜士習日媮羣居則玩思空言而指簿書錢穀爲細務從政
則苟道吏議而視仁義禮樂爲虛文不幾于所學非所行而所行非
所學歟二三子蒙被樂育以幼學爲壯行之地可無所熟講而素定
歟孔門遠矣西漢之士有不可企而及者歟願試陳之毋以讓爲也
問進賢退不肖古之道也國家設官分職以理庶務而俾持風紀者
司其黜陟夫何州縣間絀于吏議者往往而是登于薦牘者曾不多
見歟有虞氏所舉十有六人而已由是言之三載之所黜
陟槩可知矣豈今不古若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歟孔子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安可厚誣天下無君子歟願試陳之以祛所惑

問古之爲國者必務訓農其民富而俗醇良有以也方今朝廷重臣
既專領司農之官郡縣長吏又兼任勸農之職而田里之間地有遺
力人多游心談者率以爲田不井則背本而趨末者眾是固然矣夫

井地之法既未易卒復若何而能使守本業者有以盡其力逐末作者有以易其心幸試陳之

問國家之患盜自古而然矣方今朝廷清明天下無事而民間椎埋搏掩之習猶有存者以爲養之未至窮而無賴歟教之未盡愚而無識歟則農桑學校之政嘗舉矣以爲郡縣之治有未善苦吏急而致然歟則守令之選又未嘗不精也願推言夫不能使民不爲盜者其失安在弭之之方宜何如毋諉曰此有司者之事非諸生之所知也問古之爲治者必正俗習所尙不同故其爲俗亦異禹湯文武之道一也而忠質文各有所尙何歟說者以爲五帝以前風俗大同故無所尙而記禮者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然則有虞氏亦有所尙歟殷之前夏已尙質周之前殷已尙文歟孔子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之說而賈生謂漢宜損周之文用夏之忠何歟由漢以來千有餘歲中間土宇分裂而政殊俗厯固未可槩論方今天下大同德教流洽而習俗未能丕變以爲文耶則士多因陋而就寡以爲質耶則民

多澆淳而散朴以爲忠耶則爲吏者又往往舞智而御人所尙果安在歟欲救其弊宜何先歟諸君子他日獲備官使出而任承流宣化之責于當代所宜損益者可無夙講歟試言其畧

問養士將以致用也養之于未用之前者有教法焉用之于旣養之後者有選法焉爲法雖不同而首尾相資有不可偏任者夫何今也拘于法守莫能相通漢之徒三千不盡登于銓曹唐之吏八百不皆出于學館所養非所用而所用非所養選法在今爲甚密教法視古則已疏法制之疏密旣殊事任之輕重不得不異此勢之所必至歟是果出于立法之初意否歟品調消息之使無彼此輕重之偏亦有其道歟此區區之所欲言也

問昔者孔門弟子之問答言必以實聽其言而其志之所趨學之所造可知也去聖日遠後生小子類以空言相高端木氏之所不得聞者若已有聞漆雕氏之所未能信者若已可信雷同勦說併爲一談雖有知言之君子亦莫能察其所志之遠近所學之淺深也惟自知

之明者其爲言也實二三子宜審于自知矣幸因答問小摭其素蘊以見夫所志所學之實何如也

問爲國者皆欲吏之廉不知所以致其廉皆患吏之貪而不知所以去其貪談者謂祿秩厚則廉者有所勸禁令嚴則貪者有所懲是固然矣今之祿秩非不厚而廉吏不爲之多禁令非不嚴而貪吏不爲之少其理安在乎

問民貧則國無獨富民富則國無獨貧此理勢之必然而無可疑者今天下之民以爲貧耶土木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者亦或有之以爲富耶襁褐不完含菽飲水而不免于飢寒者蓋已多矣國家之調度將一切取贍于富家固不能無股削之患欲使均無貧而皆有以待公上之須又慮夫兼并之弊終未易除然則爲國計者如之何其可也

問聖賢之論治未嘗不取法于古顏淵問爲邦而孔子告以四代之禮樂滕文公問爲國而孟子告以三代之井田學校何所取之不同

歟由設施次第言之必養之以井田教之以學校而後禮樂可興也其法果可偏廢歟孔孟所言布在方策顏淵無其位而不得行滕文公有其志而不能行後世雖或行之而未盡也今亦有當講者歟尙畢其說

問蓋聞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今之君子知學道者誠有之矣小人而能學道者初不多見也伊尹欲以斯道覺斯民使化行俗美而比屋可封則爲君子者不得不任其責請試言之以觀二三子之自任者何如也

問昔安定先生之教學者有經義齋有治事齋治事者人治一事又兼一事故其出而仕多適于世用若老于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夫窮經而不能致用則經爲空言矣作事而不師于古訓則其爲事亦苟焉而已矣是果可歧而二之歟然以其成效觀之則又如彼何歟諸君子朝斯夕斯所談者無非經義也所治事果何事歟幸試以素所講習者言之毋讓

問爲法必有先後之序知所先後則舉而措之斯易耳蓋昔之言治者曰明黜陟也抑僥倖也精貢舉也擇官長也均公田也厚農桑也修武備也減徭役也覃恩信也重命令也此十事者孰于今爲急而在所當先孰于今爲緩而在所當後二三子習爲明體達用之學必嘗究心乎此矣請條陳之

問錢出于古而交會創于近代然所謂交會者必以錢爲之本蓋合券所以取錢非以彼易此使之捨實錢而守虛券也方今鈔法獨行而錢遂積于無用之地立法之初固有因有革及其既久亦宜有變通之道焉請試言之以待執事者之財擇

問除盜抹荒非無良法然莫若思患而預防之乃今聖仁在上威行惠孚蟻聚之眾固已肅清菜色之民殆將甦息及是時也儆戒無虞蓄積備具有不可不素講者二三子倘有志焉於從政乎何有請試陳之以俟有司者之詢訪也

問君子小人如陰陽之相反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不待智者而

後知也然稽之前古雖治世未嘗無小人果可盡去乎夫所以處之者必有其道矣聖人推陰陽之消長以爲處小人之法或尙剛決或貴于不惡而嚴何其不同乎方今明良相逢君子道長時之所以爲泰也欲保其泰有急于處小人者乎聖人所謂剛決與不惡而嚴者今宜何先請擇于斯二者以對

國學漢人策問

問傳有之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此豈非聖人所以論治者乎漢崔實始爲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之說而史臣以爲明于政體實之論猶空言耳諸葛亮治蜀刑法峻急而史臣以爲識治之良才則又見于行事者也然則聖人之論治者非耶諸君子明古而識今宜熟講于此矣他日出而從政則何以哉其悉陳之母讓

問昔者舜以契爲司徒而敷五教于百姓命之以一言而已至命夔典樂以教胄子則爲言不一而足焉成周之教萬民者大司徒而已

其教國子也有師氏焉有保氏焉又有大司樂及樂師焉爲教雖不必盡同略于鄉而詳于國則一也豈不以所輕者可略所重者宜詳歟洪惟我朝事必師古乃者綸音沔降嘉惠乎成均之士甚厚皆帝王之遺意也所輕固有在而待之不加詳焉何以稱塞上旨歟蓋古之設教者有聲音律呂干戈羽籥弧矢之類爲事至詳也果可用于今而不以爲戾歟二三子朝斯夕斯所談無非天人性命之理凡昔人爲教之具皆未嘗身服其事寧不曰彼所習者器之末此所講者道之本歟先儒之論學蓋曰不可厭末而求本幸推原其本末而其法之所宜詳者條陳之將以復于上而相與講習馬毋苟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也

問古之造士必以四術而莫尚于樂有虞曹子之教典樂專焉成周國子之教司樂總焉考其名官而所重可知也豈不以樂者學之所以成終歟漢唐去古日遠詩書禮之文雖僅存而樂之缺有間矣然猶有以樂立于學官者有請以樂教諸生者其爲樂果皆出于古歟

我朝沿襲近制雅樂之設于成均者惟釋奠乃有合樂而未始用以爲教也其爲樂果不通于今歟孔子適齊以童子視端行直而知韶樂之作樂之善人心其效如此而可希闕弗講歟伊欲如帝王盛時俾爲士者無不成于樂亦有其道歟二三子游于庠序之間蹈德詠仁不爲不久願具陳古樂之本末與其可施于今者有司得以詳擇焉

問古昔三代之士論于鄉者必升于學然後官爵加焉其取之也詳故其爲材也備漢之四科不皆養于學校唐之六館不皆擇于鄉閭至宋之方州舍法遂判焉兩途而亦足以得人何歟洪惟國朝自至元間建首善之地于京師以風四方逮延祐初乃以科目取士著于令如種之穫適惟其時三歲登賢能之書于天府僅百人以博士弟子而預其列恆不若偕計吏者之眾豈取之有未盡歟抑教之有未至歟或者閱閱貴游恥與寒賤爭長歟伊欲考古之制自鄉而學自學而官爵之其可行于今否歟後世之法亦有可參用者歟幸試陳

之毋隱

問國朝之制策士必以經史時務時務誠未易知經出于聖人亦不容擬議也姑以史事言之左氏之所傳太史公之所紀立法何不同歟班固荀悅范曄袁宏陳壽之流互有祖述孰爲得失歟歐陽子唐書法太史公者也司馬公通鑑法左氏者也而皆不能免先儒之譏是蓋有其說矣然綱目之作或因其舊或革而正之其是非去取可得而聞歟方今六館之士奮自儒科而居編摩論撰之列者踵武相接也二三子于昔人之是非得失安可無夙講而爲之折衷歟願試陳之以觀所學

問昔之爲國者四曰井田曰封建曰學校曰肉刑其存于今者學校而已夫阡陌之已開者不可復矣何以使民無甚貧而遂其生乎郡縣之已置者不可復矣何以使吏無數易而成其治乎筭令已定則法之輕者不可加重矣何以使人無易犯而不陷于罪戾乎若夫學校雖以著令僅存而知仁聖義忠和之教不及于萬民直溫寬栗剛

簡之教不行于胄子何以使之成其材就其實乎先王之遺制廢而莫之舉者既如彼存于今者又如此其弛張損益亦有可議者乎二三子游于庠序之間而務爲有用之學得無夙講于此乎其酌古今之宜以對

問人材者國之所與立也培植本根以成其名節者上之待士宜過乎厚奮揚精采以持其清議者士之自待不宜過乎薄四代遠矣東漢太學之士三萬餘人噓枯吹生公卿往往折節下之辟召常出其口唐之六館宋之三舍猶有能明目張膽叩闕言事者史諫所載可信不誣也方今聖人在上菁莪樂育古所未有芻蕘之言一善弗遺夫何以賢士之口萃四方之英游而于民生之休戚政治之得失一切存而不論徒規規焉綴緝陳言以求合有司月書季攷之繩尺視昔人若不能無歉上之人待之者亦既厚矣其自待者毋乃太薄歟豈世降俗敝士氣萎蘼不可復振歟抑爲表率者未有以鼓舞而作興之歟觀立朝必于平日他時倘有言責亦將守其嘿以爲醇謹歟

願聞所以變今日之積習追昔人之風烈者其道何若亦以觀所志焉

問三代之興皆改正朔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此三代之正朔也而甘誓有三正之言則三代之前三正既迭用矣黃帝顓頊之歷堯之授人時舜之協時月正日果何所建歟前乎夏商既建寅矣以湯武周公之聖何爲不能踵而行之而行夏之時猶有待于孔子然後定歟建子者一陽之生天道之始也建寅者三陽之長人事之始也商之建丑獨何義歟秦之建亥亦商周有以啓之否歟先儒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以詩書言之月固不改矣攷之孟子則月蓋未嘗不改也何其不同歟由漢迄今率用夏時是無容議矣然語古而無徵習今而不察亦君子所恥也試索言之

問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俗風聲既立氣習繫焉東漢尙清議而名節日以崇西晉好清談而禮法日以替得非好尙之殊遂以成俗歟然夷攷其人無所回撓戮力王室者清議激之也而亦有遜辭恭色

取媚于時者焉。清議果安在歟。任放爲達廢弛職業者。清談啓之也。而亦有檢攝眾事未嘗少閑者焉。清談何嘗爲之累歟。豈士君子之制行有不隨風聲氣習轉移者歟。稽前言往行之得失以自鑒而防其好尚之偏不亦學者之切務歟。幸試陳之以觀所趨嚮者安在。問選舉之法其來尚矣。說者率以爲古之取士以實不以文。後世反是。故其人才不古若也。稽之經史則有虞氏之敷納以言。近于文成。劇之賓興以六德六行。近于實。謂有虞氏之法不及成周可乎。若漢之以孝廉察于有司者。卽古所謂德行也。唐之以直言極諫對于天子之廷者。卽古所謂言也。然以唐人詞章之習。西漢之儒術。東漢之名節。固自不侔。夫豈文勝其實。誠如談者所云。雖有虞氏之遺法亦不能無弊乎。此皆有司所甚惑也。幸相與推言其故。

問漢儒言災異者。焦延壽京房以易。夏侯勝劉向歆父子以洪範五行。故延壽作易林。而向作洪範五行傳。論至班固始述歆言以爲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蓋二者莫可偏廢也。曷爲而

固書獨五行有志乎近世學士大夫皆以易言吉凶而不復以洪範
言休咎豈非欲矯其偏乎漢儒之牽合拘泥誠若未足盡信固所序
次禍福徵應之實果可盡廢乎然考之周官則太卜所掌三易之外
無所謂洪範五行者豈古之陰陽占驗一以易爲斷而洪範不預乎
箕子之言安所用漢儒之言何所本乎易洪範並列于六藝五行災
異之學豈但小道之可觀而已今亦有能通其說者乎請聞其略
問爲學必求師而取友師之尊未若友之親也樊遲問仁與知夫子
旣告之矣退復質諸子夏始喻夫子告之之意當時學者旣問於師
又辨諸友其務實如此非後進所宜取法歟二三子羣居終日求于
師者爲甚詳而取于友者則已略是固知師之可尊矣亦知友之當
親歟在易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釋之者曰兌爲說朋友講習說
之大者也知講習之爲說則知友之當親矣其相滋相益豈淺淺歟
願以古者須友而成之義相與懋明之毋苟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也
問成周鄉飲酒之禮歷漢唐猶存漢唐行于郡邑而西晉行于辟雍

今願以非著令所及莫之敢舉惟偏州下邑守令之有志于古者乃或講行之固未能盡合于舊典也蓋古之鄉飲酒或以蜡祭或以習射或飲國中之賢者唐惟三歲賓興略用其儀今又廢矣升歌笙入間歌各三終皆以小雅合樂三終則周南召南漢惟鹿鳴騶虞僅傳其聲今亦亡矣然則古禮之存者幾希伊欲蒐輯遺文以諗于朝而肄習于庠序之間諸君子倘有意焉幸相與商訂之

問漢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蕭望之非之而宣帝不聽常平法既行民果以爲便後世因之莫敢廢也夫以望之議論有餘材任宰相豈迂闊于事情而不知變通者歟若壽昌者徒以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何以使法施于人如是之久歟近代常平義倉領以專使逮至我朝乃有義倉而無常平頃嘗有以復常平爲請者事下有司將行而輒止或者壽昌之遺法至是不能無弊而望之之言爲不謬歟徵古驗今以究其得失而折衷之有司之所願聞也

問班固志地理條其風俗最爲詳悉按禹貢周官職方氏辨九州山

川土地所宜皆未始及乎風俗而十三國風之變獨見于詩說者謂盛治之世天下大同故無風俗之可言國異政家殊俗而風聲氣習隨之故不得不論其風俗作史者兼而取之所以備著古今之本末云爾然以其時考之禹有反道敗德之苗民周有怙侈滅義之殷土則于其同之中有未盡同也曹之失奢魏之失褊鄭衛之失淫而唐有堯之遺風則于其變之中有未盡變也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而蜀之文章冠天下韓延壽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而潁川之教化大行則風有時而移俗有時而易似未可專以地分爲斷也夫語時務者莫大于移風易俗而于經史之指若有未喻幸有以祛所惑焉問尙論昔之言治者必推賈誼董仲舒而劉向稱仲舒雖伊呂無以加誼雖伊管無能遠過則是誼仲舒皆伊呂之流也然而一則曰伊呂一則曰伊管豈仲舒所言純乎王道誼所言雜出于霸道歟向子欵不以向之稱仲舒者爲然而于誼無所貶誼果非仲舒所及歟至欵敘七略誼仲舒又何以與伊尹大公管仲並列于諸子歟若夫治

安之策天人之對乃班固所謂切于古當世之事而一三子所夙講以待問者也請摭其言之無忤于古人可施于今日者條陳之

問曹參避正堂舍蓋公而齊國安集周亞父得劇孟若一敵國而知吳楚無能爲班固于本傳備著之者以其有關於治亂成敗云爾至爲司馬遷傳贊乃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其旨安在乎固又謂道家者流清虛以自持卑弱以自守合于堯之克讓易之謙謙布衣游俠之倫温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其稱之如此豈猶有取于遷之遺意乎方今治教休明風俗醇美爲士者既不屑道虛無之言爲民者又莫敢以豪傑自任諸君子亦嘗鑒古今習尚之變而考前史議論之同異得失乎願聞其說

問職田之制其來尙矣而今也謂之養廉職田職田而以養廉名則是吏之廉否特視夫所養何如耳然以田之在官者有限有田則給焉無田則弗給也不幾于穀祿不平乎若夫人品之不齊又未易以槩論廉者固不待養而有養者未必皆能廉也豈非無恆產而有恆

心者惟士爲能乎伊欲使上之所養也均下之自養也厚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乎

問古者士有常業官有常守故其爲事專而成效易見也夫何後世之用人惟以歲月序遷而不復審其能否至于官數易其守而士數易其業以儒名家者不得專意於稽古禮文以吏爲師者不得專力于簿書期會自非以數術方技執藝之事爲世守鮮有久于其職業者授以不素習之事而欲委任責成焉亦已難矣豈當世之事皆有非常之材而施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抑爲士者徒知計官資之崇卑而未能如數術方技執藝事者之安其所守歟不然則古者任人之道不可行于後世歟必有其說

問古之大儒蓋有以習文法吏事見稱于史氏者然則文法吏事亦君子之所宜知也安可忽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未矣惟夫使之無訟而後可以省刑是誠難能也苟非有以得其情鮮或不失有罪者豈易然乎律學之廢已久理官

所掌固非諸生所得與聞乃若先王立法之意考諸載籍猶可見也
二三子姑以所知者究其本末而極言之可乎

問談者謂秦尙申韓故其治刻薄而少恩晉尙莊列故其俗浮華而
無實其說是也我國家尊尙儒術褒孔子之道以昭示乎四方搢紳
先生言必以孔子之詩書執禮而非敢爲申韓法家之言也教必以
孔子之文行忠信而非敢爲莊列道家之教也是宜刻薄之風浮華
之習爲之之變乃猶有一二之或存而未盡去者何百家邪說入人
之深而儒者之效罔不是緩歟夫豈爲士者溺于口耳之末而昧于
當世之所尙與不然則承流宣化者未能諭上旨歟願聞所以轉移
而興起之者其道何由也

問自古有國者不能去刑必設官以主之虞之九官明刑者有士焉
而折民惟刑者秩宗之官也周之六官掌刑者有司寇焉而以鄉八
刑糾萬民者司徒之官也既有刑官而又以他官分任其職何歟豈
其爲事固有不同歟今之刑曹卽古之士與司寇也禮官無所謂折

民之刑而教官無所謂糾民之刑職任可謂專而不分矣夫職任專則事易治何古之人慮不及此歟二三子姑爲之解

問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無地而無學亦無時而不學也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然後爲學則凡天子之命所未及者不得有學矣將輟而弗教歟千乘之國爲鄉術與二十五家之間者有幾而建學立師悉聽命于天子爲法何若是之煩歟小學在王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諸侯之國學也豈當時國學須天子之命乃立鄉學之設不待稟命歟夫學校之政亦時務之大者也考經傳之遺文以祛所惑敢俟來對

問天下之事恆患夫過與不及不及則失于簡過則失于煩其不適于中一也曹參日飲無所請事而不嫌其簡諸葛孔明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而不厭其煩俱號稱良相其爲事有不同何以能同歸于治乎豈其才智之不齊舍所短而用所長乎抑以世殊事異其地張緩急難以槩論乎千載之下欲以古人自期者苟未至乎無

過不及之地則守職而不病于簡爲曹參可也奉法而不傷于煩爲諸葛亮可也不猶愈于爲胡廣之中庸乎先儒嘗教人以志伊尹之志矣曹參諸葛亮之事寧足多讓乎願聞諸君子之自期者何如也問自古國家莫不重馬政所以蕃息之者必有其法焉儒者引經而言則以爲衛之詩人美其君有秉心塞淵騷牝三千之語蓋人之操心充實而深遠故其馬生息之蕃如此也夫苟于芻牧之事漫不加省而但于吾之一心求馬之蕃息不太迂乎前史所載漢諸苑三十六所馬三十萬匹唐八坊四十八監馬七十萬六千匹而後魏之馬乃至二百餘萬匹以後魏與衛人所蓄較之幾七百倍果皆本諸其心而致之乎抑有他術乎天下之事固未有不本于心者馬政特其一矣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釋之者謂有其心而無其政也馬政于今爲尤重請卽是而試論之則凡發于心而措於事業者可以類推也

堂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法儒者之論恆以爲古之治純任道後之治純任法天下其果有道外之法歟洪惟天朝列聖相承國之所憑藉扶持者規模至宏遠也徵古而驗今或者未能無疑焉考課之法非不明而奏最者甚寡糾察之法非不嚴而貪沓者尙多臧繫有法而獄訟不爲之遽衰服色有法而僭侈不爲之少戢豈奉行之有未至歟抑離道以爲法而致然歟其弛張損益或猶有可言者歟諸君子明于時務念此至熟也其參酌古今條陳以對毋泛毋略

堂試漢人南人策問

問道學何始歟危微精一以爲傳文行忠信以爲教道學之名未立也漢董生唐韓子皆當世大儒其亦所謂道學非歟粵自營道河南關西創其前紫陽廣漢東萊承其後逮至我朝文正許公出而以身任道學之寄學士大夫莫不知所依歸乃者仁皇在御明詔有司以經術造士且示學者以所宗師道學之盛莫今若也夫何新學小子味其糟粕者不過爲取科目之計老成宿學窺其闕奧者類皆有輕

科目之心古之道學亦若是歟伊欲循其名考其實使下焉者毋徒
譁世以取寵上焉者毋苟輕世而肆志豈非今日作人之大務歟諸
君晝談夕講于道學之言爲日久矣願試陳之亦以觀所學

問自古以知人爲難君子小人所爲如陰陽晝夜之相反本不難知
也特患夫近似者未易辨耳以謹重爲君子浮華爲小人耶則與家
人語而不及朝省政事者似乎謹重矣而人不免譏其阿諛人主嚮
儒術而常毀之者似乎浮薄矣而人莫不憚其正直何也以恬退爲
君子以奔競爲小人耶則晦迹于終南山者似乎恬退矣而徇權利
于驕縱人指其隱居爲仕宦之捷徑伏謁于光範門者近乎奔競矣
而皇皇于仁義人仰其道德于泰山北斗何也苟不于其近似者而
辨之則人豈誠易知哉有天下國家者孰不欲進君子退小人而鮮
能不失于近似之間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辨之不可不早也願聞其
方

問三代而降典籍殘缺言禮學者離爲專門夫禮莫重于祭而諸儒

或分五帝爲六天或合二祧爲七廟至于郊丘異同禘祫大小六宗之義七祀之文明堂屋室之數論議角立莫能相通我國家承平日久稽古禮文之事固已大備然于諸家之說有不容兼取而並用者考其孰得孰失而折衷之以待問焉諸君子之事也幸相與試評之毋苟諉曰則有司存

勸農文

諸暨州勸農文

古之有民社者未嘗不以農事爲先拊循勸率具有其法我朝參稽故具郡邑守令悉以勸農入衙事莫重焉比以受任之初延登耆年詢以風土咸謂是州地產素薄兼之襟山帶湖旱澇相半仍歲凶歉民多阻飢夫不知盡其在人而一切聽其在天不可也昔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方百里之地爲田六百畝理田勤則歲增粟百八十萬石不勤則歲減粟百八十萬石勤與否之利害相遠如此然則欲盡地力者亦在乎盡人力而已誠能率而子弟竭其四肢

之力以從事于南畝將見富歲之入弗減益增蓄積既多縱有旱澇
可無乏食之慮矧今聖仁在上茂育羣品至和之應必有豐年乃若
獎厲而成就之固長民者之責也茲以東作方興率遵故常躬秉耒
耜爲爾農勸其尙勉之毋苟以爲具文而藐藐其聽也

上梁文

行中書省上梁文

我國家幅員至廣屏翰有嚴輟宰執之近班總兵民之大柄分符而
專節制端笏以領縉紳左江右湖擅東南之都會上棟下宇聳廊廟
之具瞻內拱帝宸外臨蕃服孰使百寮之長莫安一日之居旣舍舊
以圖新寧因陋而就簡宜增崇于壯觀用昭示于等威官屬駿奔工
徒鱗集辨方拓土置水臬以取平度木簡材運風斤而獻巧舉無愆
素役靡告勞審面勢以得中觀儀刑而如故穹門洞啟燭幽隱于閭
閻巨厦燕休折遐衝于樽俎是所謂政事之本匪徒誇興作之功龜
兆弗違虹梁將架庸伸善頌式相歡謠

拋梁東海吐雲開曉日紅大舶高颿來萬里島夷稽首慕皇風
拋梁西三吳黍稷徧高低灌輸京邑倉箱溢猶有餘糧野外棲
拋梁南閩嶠風行掃瘴嵐枹鼓不驚民按堵九天雨露聖恩覃
拋梁北舳艫銜尾官河直百賈流行道路通日中聚貨如山積
拋梁上紛郁非煙遙在望台階清潤六星齊太平可見非無象
拋梁下俯瞰江濤奔萬馬居人游衍競譁呼共樂昇平陶至化
伏願上梁之後五兵偃息百穀豐穰民風擬于鄒魯相業侔于虞唐
宣暢鴻靈益固藩籬之守翊扶寶祚允資柱石之強等天長而地久
慶君明而臣良